



蛾術編九
說地六至十一

15
500
9



所讀文
齊翰那

蠟術編卷四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六

禹貢豫州末節水道

豫州浮于洛達于河因上荊州之文也蔡傳云豫州去
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
後至河也豫州東境竝無河何徑自入河之有即東境
之水亦無通河者禹時鴻溝未開宋許陳蔡之地汝潁
諸水皆無入河之道惟北境有河蔡所云東境當改作

東京書院
學校圖書

15
500
9

波
49
9

北境以上與荊州至于南河合即上文荊河惟豫州句
蔡傳已云北距大河矣蔡每自忘前語故致誤也是巡

行非達都蔡不足以知此鶴壽案先生謂禹時鴻溝未

皆無入河之道是固然矣然必先有許多川瀆天然縱

橫于其間後世因而利導之耳史記河渠書云自禹之

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

汝淮泗會此在豫州境內也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

茅溫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

之閒漢志河南郡熒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

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水經云渠出熒陽北河東南

過中牟縣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

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

桑縣北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淮此即徐

偃王所開為鴻溝之經流也漢志陳留郡陳留縣魯渠

首受沛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此即魯溝吳王夫差起

師北征開為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謂

之宋溝水經渠水注云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又逕

陳留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圍縣故城北歷萬人散魯溝

亭人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又南入渦此鴻溝之一支

也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

過郡三行千里此即陰溝秦始皇二十年王賁引水以

灌大梁謂之梁溝水經云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滾蕩

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注云

淮水干荆山北過水東南注之經言下邳淮陵入淮注云

北境以上與荊州至于南河合即上文荊河惟豫州句
蔡傳已云北距大河矣蔡每自忘前語故致誤也是巡

行非達都蔡不足以知此鶴壽案先生謂禹時鴻溝未

皆無入河之道是固然矣然必先有許多川瀆天然縱

橫于其間後世因而利導之耳史記河渠書云自禹之

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

汝淮泗會此在豫州境內也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

茅溫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

之閒漢志河南郡熒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

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水經云渠出熒陽北河東南

過中牟縣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

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

桑縣北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淮此即徐

偃王所開為鴻溝之經流也漢志陳留郡陳留縣魯渠

首受沛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此即魯溝吳王夫差起

師北征開為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謂

之宋溝水經渠水注云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又逕

陳留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圍縣故城北歷萬人散魯溝

亭人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又南入渦此鴻溝之一支

也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

過郡三行千里此即陰溝秦始皇二十年王賁引水以

灌大梁謂之梁溝水經云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滾蕩

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注云

淮水干荆山北過水東南注之經言下邳淮陵入淮注云

北境以上與荊州至于南河合即上文荊河惟豫州句
蔡傳已云北距大河矣蔡每自忘前語故致誤也是巡

行非達都蔡不足以知此鶴壽案先生謂禹時鴻溝未

皆無入河之道是固然矣然必先有許多川瀆天然縱

橫于其間後世因而利導之耳史記河渠書云自禹之

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

汝淮泗會此在豫州境內也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

茅溫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

之閒漢志河南郡熒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

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水經云渠出熒陽北河東南

過中牟縣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

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

桑縣北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淮此即徐

偃王所開為鴻溝之經流也漢志陳留郡陳留縣魯渠

首受沛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此即魯溝吳王夫差起

師北征開為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謂

之宋溝水經渠水注云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又逕

陳留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圍縣故城北歷萬人散魯溝

亭人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又南入渦此鴻溝之一支

也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

過郡三行千里此即陰溝秦始皇二十年王賁引水以

灌大梁謂之梁溝水經云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滾蕩

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注云

淮水干荆山北過水東南注之經言下邳淮陵入淮注云

北境以上與荊州至于南河合即上文荊河惟豫州句
蔡傳已云北距大河矣蔡每自忘前語故致誤也是巡

行非達都蔡不足以知此鶴壽案先生謂禹時鴻溝未

皆無入河之道是固然矣然必先有許多川瀆天然縱

橫于其間後世因而利導之耳史記河渠書云自禹之

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

汝淮泗會此在豫州境內也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

茅溫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

之閒漢志河南郡熒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

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水經云渠出熒陽北河東南

過中牟縣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

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

桑縣北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淮此即徐

偃王所開為鴻溝之經流也漢志陳留郡陳留縣魯渠

首受沛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此即魯溝吳王夫差起

師北征開為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謂

之宋溝水經渠水注云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又逕

陳留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圍縣故城北歷萬人散魯溝

亭人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又南入渦此鴻溝之一支

也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

過郡三行千里此即陰溝秦始皇二十年王賁引水以

灌大梁謂之梁溝水經云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滾蕩

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注云

淮水干荆山北過水東南注之經言下邳淮陵入淮注云

為汲水為獲水入泗以入淮而沙水之至浚儀者又合
 汲水為睢水以入泗其所周流正值鄭衛曹宋陳蔡六
 國之境全氏祖望謂徐偃王首開鴻溝而魯溝則吳人
 所增開梁溝則秦人所增開今案爾雅釋水云水自過
 出為洵潁出為沙說文云過水受淮陽扶溝浪湯渠東
 入淮左氏春秋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即鴻
 溝續述征記云汲沙到浚儀而分汲東注沙南流至義
 成縣西南入淮謂之沙汭是殷時已有渦水沙水矣周
 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穆天子傳云甲辰浮于滎水
 乃奏廣樂是周初滎澤已導為川矣若其始盡是平原
 並無川瀆縱橫于其間徐偃王豈能為鴻溝之開哉禹
 巡行豫之西北境固浮于洛達于河矣若巡行豫之東
 南境豈必盡陸行哉
 特史臣略而不書耳

荊州末節水道

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傳云逾越也案
 浮江沱潛漢荊州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

洛至南河者將治豫也胡先生渭于每州末節皆用宋
 人貢道新說指為運載貢物入京故不得不為宛轉推
 求水道可通之處至此州江沱潛漢則與河洛斷不能
 通且逾字之義自是遵陸亦斷不能解為舟行又慮重
 齎遠道車馬丁夫不勝艱苦不得已代籌其陸路之稍
 近者遂謂由漢逾洛當自丹水因攷得漢志水經注丹
 水原委遂謂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而
 上經浙川南陽內鄉抵商州為丹水導源處中隔冢領
 陸行當不甚遠然後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寧
 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南河若改從漢學則一切

強說皆可不用胡先生與顧寧人閻百詩已能厭棄俗
 學漸欲返而求之古人但風氣初開未肯盡復于古是
 以尚有窒礙
 新唐書崔仁師孫湜傳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
 商州自商饒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
 為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
 新道為夏潦奔逐數摧壓不通唐人尚且開道難通終
 于不行乃謂唐虞之時已通行無礙乎

朔方

堯典朔方孔傳只作泛說爾雅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

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于北
 方蘇而復生故言朔方是北稱朔也郭璞云謂幽朔也
 諸說解朔方皆未實指其地或疑朔方為北方則朔方
 實有其地而非泛指可知毛傳云方朔方近獫狁之國
 此說是也而孔穎達乃云言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北
 方大名皆言朔方則謬矣漢置朔方郡凡天下十一州
 而朔方與交趾別為二刺史合十三部後漢省朔方刺
 史隸于并部見晉地理志故漢地理志云朔方郡武帝元朔
 二年開西部都尉治窳渾莽曰溝掖屬并州師古注又
 引胡廣記云分雍州置朔方刺史蓋朔方刺史自與餘

州不相統而西部都尉乃治朔方之窳渾縣此都尉則屬并州耳續漢書郡國志則云朔方郡六城屬并州刺史部此後漢時所并隸也劉昭注引魏志云建安二十一年省朔方蓋朔方之省實始于魏而晉因之至隋大業初復置朔方郡治巖綠

見隋地理志

唐為夏州朔方郡中都

督府此即堯典所謂朔方也

六月浸鎬及方此方非朔方上文整居焦獲焦獲今

三原縣是獫狁已入內地不應又及朔方 記云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略河南地至隴西走白羊樓蘭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今案朔方郡有三都尉西部都尉治窳渾在今陝西延安府靖邊縣北鄂爾都斯界內居黃河南岸中部都尉治渠接在今榆林府懷遠縣北鄂爾都斯界內居黃河南岸東部都尉治廣牧在今榆林府城西北鄂爾都斯界內居黃河南岸外又有三封朔方修都臨河呼通沃陁臨戎凡十縣其

地為禹貢雍州之北境而鎬方約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諸處劉向所謂千里之鎬是也其地為禹貢雍州之西北境詩之鎬方固與漢之朔方兩不相涉

太行

禹貢導山太行疏云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案疏引地志山陽縣云云彼文稱東太行山又有河內陘王縣太行山在西北陘王是正山陽是支疏偏舉山陽非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陘王縣今河內縣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縣互山西澤州府東北跨陵川及河南輝縣直隸諸州縣界中皆是蔡傳沿疏之誤偏舉山陽太行而又云

今懷州河內也不知漢山陽為宋修武縣非河內蔡兩

失之鶴壽案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北二十

府長子縣之發鳩山志云河內郡界太行山為界如

此而巳矣漢地理志云河內郡界太行山為界如

上黨郡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沁水有天井關

壁王即今河內縣高都故城在鳳臺縣東北天井關

縣南左傳云齊侯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丹水所

經在鳳臺縣東昔者殷紂之國左孟門右漳滏戰國策

范睢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金地理志云

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為界西為王屋東為太行言

太行者當以此為正自述征記稱太行山首始于河內

都曰南諸山概指為太行馬濟源縣西北自西南而東北

一曰險關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自西南而東北

道之險蘇秦所謂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是也二曰太行

陘一名丹陘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五里當羊腸坂之險

蔡澤所謂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是也三曰白陘在彰德

輝府輝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四曰滏口陘在彰德

府武安縣南三十里與磁州接界五曰井陘在直隸正

定府井陘縣東北五十里與獲鹿縣接界此呂氏春秋

九塞之一李左車所謂井陘之道車不可方軌騎不得

成列是也六曰飛狐陘在易州廣昌縣北二十里水經

注云祁夷水東北得飛狐谷關宋謂之金陂關金謂之

是也七曰蒲陰陘一名子莊關宋謂之金陂關金謂之

紫荊關在易州西八十里小隘口一百五里八曰軍都

大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四十里自南口而上至八達

嶺下視居庸關執若建瓴北至宣化府延慶州三十三

里亦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也蓋謂軹關之山與太行中

大伾

而謂其連互河北諸州也哉

太行八陘其從塞外陰山別而東而太行之山與太行中

水其山脈從發鳩別而東飛狐蒲陰之山與太行中隔

其山脈從發鳩別而東飛狐蒲陰之山與太行中隔

滹沱河其山脈從塞外陰山別而東而太行之山與太行中

導河至于大伾案河入中國從西而東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孟津洛汭凡一言南三言東至至于大伾鄭云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涉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修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西北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水經同成皋漢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鄭云在修武武德謂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一也惟臣瓚以大伾為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觀經于大伾下始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特下一北字以識大河北折之始則鄭注之是臣瓚之

非望文自明無勞多辨

鶴壽案張晏以禹貢之大伾為成皋縣山水經河水注亦云成

皋故城在伾山上紫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大蓋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一里河自此折而東北逕原武陽武延津然後至濬縣則大伾斷非黎陽之山矣

趙宋有薛士龍者忽云大伾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攷許氏說文土部坯字注無此語徐鍇說文繫傳亦無之至許別誤五經異義宋時久亾士龍此言從何而來當二徐兄弟校注說文時宋之一班名公大儒未出學術未變尚有實際至薛姓生于宋衰一派空妄其言無一可信

降水大陸

降水大陸疑誤甚多降水唐石經同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降漢書作洚此特傳寫偶誤其地志以絳水爲降水說謬然亦不從水至蔡傳遂以水名必當從水竟改作洚未知何說大禹謨降水倣予孔傳解爲下水是亦作降甚明惟孟子滕文公告子二篇皆云洚水者洪水也趙歧云洚洞無涯則从水然此洚水與禹貢洚水無涉蔡氏合之誤矣且洚洞唐以前多作頽洞讀谷貢反正與鄭讀合此古音也蔡不足以知此

鄭云地說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洚水也降讀當如郟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疏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洚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

共縣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此爲降水周時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案鄭據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也地說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旣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徒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疏欲扶僞孔斥鄭注不得不主漢志强欲移信

都而西南之遂以襄國爲信都謂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信都則正在大陸西南似于經文爲順但漢志襄國縣自屬趙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甚遠豈可牽合襄國故邢國卽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此地正是古大陸所在豈得反指爲降水之所在地志信都屬信都國而鄭云安平信都者彼志又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續志安平國信都縣有絳水劉昭注云故信都國延光元年改鄭據當代故也云河內共縣云云者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云河所從

去大陸遠者降改為共既有因由共水入河之處比信都之去大陸為遠足見降水之為共水而非絳水也云屯氏河其故道者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共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千里之文而疑屯氏為河故道也

鶴壽案共水諸書皆作淇水不獨漢志也北山經云沮如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太平寰宇記謂沮如山在共城縣西淮南子云淇出大號高誘注謂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二書皆在鄭前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許慎與鄭同時三書無一作共水者鄭注不知何所本故水經注駁之然水以山得名則淇水本為共水似無可疑者北山即共山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十

里
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行政號共和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周厲王無道諸侯奉和行天子事此解共和之義雖不合史記但魯連子古書作正義者見之而引其文則衛地有共明矣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嵇康采藥于汲郡共北山中然則共北山當魏晉間猶有其迹也倪璠神州古史攷曰衛河在館陶縣西三里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入境合漳河北流至臨清州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漢名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漢

書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即此

鶴壽案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及冢紀年云共伯

于王位共國伯爵共伯攝王政故云于王位也小司馬在張守節之前而先生不據之者以竹書爲不可信耳至共縣西北之共山至今尚在即蘇門山之別阜也而云當魏晉間猶有其迹何邪

蔡傳云泲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泲渠也又引程大昌曰周時河徙矜磔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與禹河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泲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泲水之文此條之謬不可勝言所云河徙矜磔安造地名又以漢河至千乘入海

者爲即元光改流出頓邱東南之河不知頓邱東南之決河未幾即塞安得定爲漢河此謬姑勿論即謂孟康以鄴東河爲王莽河者爲非不知孟康解二渠所謂出貝邱西南王莽時空者即大河故瀆一名北瀆者也竝未指鄴東河爲王莽河康既知此河出貝邱豈復與鄴東混而爲一此謬亦姑勿論所不可不辨者程不知屯氏河爲禹河而以鄴東河爲禹河此不足深責但既主鄴河爲禹河而不知自鄴以北河合于漳漳自平恩以下所行即河故道遂疑禹河自鄴東東北行至信都今冀州爲古泲瀆唐稱枯泲所入以此爲合北過泲水又因如此

則鉅鹿大陸反在枯澤西南經當先言大陸後言降水
 更覺不安于是展轉遷就以深州之陸澤為大陸而謂
 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洺以應北過洺水之文其逕深
 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考酈道元雖言絳亂章
 津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然漢
 志信都之洺水則又有別志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
 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
 南則漳水之徙流酈所謂絳瀆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
 宮縣故城西城在今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
 逕九門城南城在今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元和志云

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
 繚城縣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繚城在今
 南宮縣東南經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鄉又東北逕
 辟陽亭今冀州東南二十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
 信都城即今冀州治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
 同歸于海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
 北至修縣東會清河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
 入于海也淇水注云清河東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
 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滹沱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漳水會
 滹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
 即信都絳水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

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澤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澤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充之界杜以經城澤渠水東古兗州域水西古冀州域唐經城縣在今順德府廣宗縣東二十里程遂以枯澤為導河所過皆非也且信都之北為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行之故河安得謂入故乎絳瀆合張甲東北至修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即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即河故道漢志所云

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在信

都界也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于此亦在枯澤入

河之西南河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況

大陸在鉅鹿班固孫炎郭璞璞注山海經泰陸之水曰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

即其水與爾雅注同並有明文豈可以意為遷改邪鶴壽案漢地理志云魏郡

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行東

北去故大河由鄴縣東斥邱縣東至列人縣東得橫漳

東北入海志又云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

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四當作三館陶即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

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

運魏郡信都勃海入海

大陸

冀州大陸既作鄭云大陸澤在鉅鹿北案漢志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續志略同然鄭解大陸惟一

至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

大陸澤昭慶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

陸澤唐先天二年置縣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

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鉅鹿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

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今為東鹿縣在保定府邢州南一百三十

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

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竊謂通典昭慶有

澤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

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著于二縣亦

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即漢志之澤此禹

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并

深州言者失之唐人以漳水即泒水而以枯泒即禹迹

故以南宮之故泒渠為北過泒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為

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泒後與下文導河適

合不知南宮枯泒乃漢時泒水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

禹迹此亦河別為泒不可謂過矣近儒乃又謂禹迹之

漳泒其橫流入河自在肥鄉曲周與南宮無涉河先過

洛水次至邗趙之大陸歷歷皆合故大陸斷以鉅鹿為
 正肥鄉曲周為衡漳入河之處此本近儒據酈注衍說
 乃又于衍說之中作辨則夢中占夢矣鄭以導河之降
 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為北過洛水今
 乃強以南宮枯洛為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
 欲將邗趙大陸移至深州若衡漳直至阜城方入河原
 不在曲周亦無漳降通稱之說此杜佑李吉甫之謬近
 儒亦未得也鶴壽案禹貢大陸澤在今直隸順德府鉅鹿
 縣北五里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河澤鄭志
 荅張逸郭璞注爾雅皆作廣河澤河阿字通也隋圖經云大
 陸大鹿大河一澤異名續漢郡國志亦云鉅鹿縣故大陸有
 大陸澤陸字通鉅廣大義同也古澤在今縣北今則在新河
 寧晉二縣之交

俗名北泊河
又曰胡盧河

清漳過郡五

漢地志上黨郡沾大龜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

大河過郡五冀州川過郡五謂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

鹿郡信都國也

龜當作要邑當作昌
職方冀州其川漳

汾水過郡五

太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

冀州寧過郡二謂太原河東也

職方冀州
其浸汾潞

沁水過郡九

河東郡垣廡貢王屋山在東北沁水所出東南至武德

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此即所謂導沈水東流為沛者過郡九謂

河東河內河南濟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武德入河

為禹迹其後改從温縣入河河北濟源日短

蛾術編卷四十二終

蛾術編卷四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七

廣平國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句國字句復故也者所復為何故耶李贇芸曰攷廣平為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為平于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

者會薨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夷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覈平于之廢置沿革見于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于水經注濁漳水篇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則汲古閣脫去于字監板平下原有于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于爲廣平以王爲侯矣酷

吏傳王溫舒曾爲廣平都尉惟郡得有都尉國則無之此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其時猶未建平于國故有都尉也李說確甚志據元始在哀帝之後故爲廣平國而亦自有鉅鹿郡然則當景帝宣帝時亦必鉅鹿廣平兩郡並置武帝征和中亦必平于國與鉅鹿並置可知蓋景帝實以一郡分爲二郡耳王子侯表宣帝所封平于頃王子凡有九人內有成鄉質侯慶國除入廣平今地志廣平國屬縣有城鄉卽成鄉也而表所載平于頃王子又有曲梁安侯敬平利節侯世平鄉孝侯壬國除皆入魏郡廣鄉孝侯明國除入鉅鹿今志曲梁平利平鄉廣

鄉四縣皆屬廣平則是于宣帝之後又割來隸而史失
 書又地志于曲梁注侯國彼三縣不注侯國當是志據
 元始其時三侯已廢故也表又有陽城愍侯田國除不
 書入何郡志廣平屬有陽臺注云侯國疑是陽城之誤
 表又有平纂節侯梁國除入平原今平原廣平皆無此
 縣成陵節侯充祚陽侯仁國除皆入廣平今廣平無此
 二縣他郡亦不見疑皆省并也鶴壽案地理諸書咸謂
 侯始都邯鄲至幽王遷為秦所滅置邯鄲郡漢高帝分
 置廣平國今案高帝四年改邯鄲郡為趙國以王張耳
 竝無分邯鄲為廣平國之事且平鄉為廣平國屬縣即
 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秦置鉅鹿郡于此則水經注以
 為從鉅鹿郡分出者是也然據高祖功臣表云廣平敬
 侯薛歐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為即入漢以將軍擊項

籍將鍾離味高帝六年十二月甲申封侯四千五百戶
 則高帝固嘗分鉅鹿為廣平國漢志起首當有高帝六
 年置五字故下云復故此必傳寫者脫誤也水經注未
 攷及此故但云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為廣平
 郡據功臣表孝景中三年廣平侯澤有罪免改國為郡
 蓋在此時漢志誠為疏漏其注廣平國曲周縣下云武
 帝建元四年置水經注駁之曰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
 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也
 此亦漢志錯誤處至李氏廣共但據水經注不更攷及
 高帝分置廣平事而先生遂謂景帝分一郡為二郡則
 地理諸書皆為妄謬矣即所舉平于項王子成鄉侯等
 國除入廣平以外尚有趙敬肅王子襄欒侯建元鼎五
 年坐酎金免邯平侯順亦元鼎五年
 免其國皆入廣平郡先生亦未之及

綸氏非建初置

潁川郡綸氏續志作輪氏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
 漢章帝號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武帝太初或

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

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

又誤作睢陵其實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

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南陽

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

二千南監板誤竝同

鶴壽案過郡四當作過郡六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三十里桐柏山縣北光州息縣南光州北固始縣北安徽潁

州府城南霍邱縣北潁上縣南鳳陽府壽州西北懷遠縣南鳳陽府城北泗州五河縣南盱眙縣北入洪澤湖

運江蘇淮安府桃源縣南出清口會黃河運清河縣南

淮安府城東安東縣南東北至雲梯關入海以漢地言

之凡過南陽江夏汝南廬

江九江臨淮凡六郡也

漳

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

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南條荆山即禹貢荆及衡

陽惟荆州之荆漳水即導漢節所謂滄浪之水陽水即

夏水亦即滄浪但隨地異名詳見後案

南漳縣西八十里荆山南運荆州府遠安縣安陸府當陽縣會沮水東南至荆州府城西入江南漳遠安為漢

臨沮縣地當陽即漢縣荆州府治江陵亦漢縣漳水所行皆在南郡境內

九江

世楷堂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
元年復故第一縣壽春邑注云楚攷烈王自陳徙此水
經注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卽楚
攷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地
故以九江名郡案此九江卽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詳

見後案趙宋人妄造異說未讀漢書耳鶴壽案秦人以

于禹貢而禹貢九江蓋指湖漢九水也史記河渠書云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太康地記云九江
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秦九江郡雖在大江
之北而其南適值九江入江之口所謂九江者豫章湖
漢廬南野蜀餘都脩也海內東經末附水經云贛水出
聶都山東北注江漢地理志云豫章郡南壆縣彭水東
入湖漢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贛水一名彭水
卽豫章水之上源也又云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

江長沙國安成縣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豫章郡宜春
縣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廬水東至南昌入湖漢餘汗縣餘水在北
湖漢建城縣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餘汗縣餘水在北
至鄒陽入湖漢鄒陽縣鄒水出今湖南彬州南之黃岑山則在第二嶺西
至彭澤入湖漢今案贛水出今江西南安府崇義縣西
南爲彭水庾仲初謂之大庾嶠水是在五嶺之第一嶺
也或以爲出今湖南彬州南之黃岑山則在第二嶺西
其說非是彭水東至吉安府廬陵縣南與廬水合至臨江府清
江縣東與南水合至吉安府廬陵縣南與廬水合至臨江府清
至饒州府鄱陽縣西與餘水合經流于鄱陽縣西與餘水合
九水也漢志以湖漢爲經流水鄱陽縣西與餘水合經流于鄱陽縣西
于清江縣東又與淦水合于鄱陽縣西與餘水合經流于鄱陽縣西
廬牽淦野蜀餘都脩循雷次宗所謂贛水又與僚水合湖漢
九水于南昌府新建縣東北入彭蠡湖自西南而東北注
縣東入江廬山在彭蠡湖西北九江自西南而東北注
于彭蠡故太史公謂登廬山觀九江也禹貢道山岷山
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在廬山西南
南禹自衡山東北行過湖漢九水而至于廬山之西南
也志又云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

江寧陽縣在江北今湖北黃州府蘄州東海城是也

其南岸為九江入江處與劉歆說相合自應劭謂江自
尋陽分為九遂生異解晉成帝時移尋陽郡于江南即
今德化縣故尋陽記云九江在郡北不知湖漢九水于
尋陽縣南入江即禹貢之九江舍此而求諸鄂陵桑落
間烏觀所謂九江邪至宋人移九江于洞庭則差以千
里可不
必辨矣

濁漳

續漢郡國志上黨郡長子注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
水出焉上黨記曰闕城都尉所治又屯雷絳水出注上
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案若論水道鹿谷山濁漳
出云云亦當在長子之下不當入屯雷酈道元亦誤劉
昭不足以知之詳見後案

鶴壽案鹿谷山即發鳩山漢
上黨郡治長子縣漢志稱長

子縣鹿谷山濁漳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司馬彪豈有未
之見者而以入屯雷縣何也發鳩山在今山西潞安府
長子縣西南五十餘里北接盤秀山所謂發鳩之谷也
山在屯雷縣西南八十四里二山南北岡嶺相連又皆
有發鳩之稱故
分係兩處爾

石頭城

晉書庾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眾十萬據石頭城為
諸軍聲援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
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為諸軍聲援若石頭城則
在金陵矣頭字衍

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
勒新死欲移鎮石城即此事

湘州

晉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

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
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陽郡又以廣州
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
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
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
陵營陽還入荊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
州建置并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則有成帝
咸和四年以湘州并荊州一節既已并省何得穆帝時
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荊州
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鶴壽案晉時言地理者有摯虞畿服經太康三

年地志王範交廣二州春秋葛洪關中記周處風土記
諸書誤晉書者又有王隱虞預藏榮緒謝靈運干寶諸
家其他注記所援引者不可枚舉及唐房元齡等二十
人誤晉書地理志全不攷據故沈約稱晉起居注云太
康四年立南郡監利縣鄖道元稱杜預克江南罷華容
縣置江安縣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太康元年改為南
平郡若以太康之前為據則南郡不宜有華容而志則
之後為據則南郡不宜有華容而志則兩縣並載之樂
史稱王隱晉書云魏末克蜀分廣漢巴涪陵以北七郡
為梁州而志云梁州晉太康三年始置鄖道元稱關
十三州記云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鄖之安昌平林平氏
義陽四縣置義陽郡而志亦云太康中始置又如樂史
稱盛宏之荊州記云晉荆州領三十郡舊晉書云晉荆
州領十九郡皆與志不合是唐人于王隱地道記沈約
州郡志亦不採擇故沈志謂太康地志巴東郡有漢豐
縣建寧郡有冷邱縣而志無其縣沈志謂即墨下密二
縣太康地志屬北海郡而志無其郡沈志謂太康地志
云武帝太康七年始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而志
以為吳置是以湘州之本末亦不該備也夫元齡等專
司地理猶且如此何況房喬等作紀傳者故懷帝紀但

云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而竟遺卻廣州耳

山東

前據史記秦本紀太史公引賈生之言又山東豪俊云云後漢鄭興寇恂陳元鄭康成諸傳證陝山以東為山東關中為山西及閻若璩潛邱劄記今山東本宋之京東東路金以都不在汴改京為山指為陝山以東又河北之山莫大于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為山東河東諸府為山西據後漢鄧禹傳新唐書藩鎮魏博傳新五代史義兒李存孝張源德等傳及通鑑後梁均王紀證之已見十七史商確新唐書杜牧傳云劉從諫守澤潞何進

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此亦以河北為山東舊唐書高士廉傳云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多求聘財太宗惡之詔士廉誤氏族志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猶自云士大夫婚姻多邀錢幣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凡在朝士三品以上欲其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

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
 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
 幹為第三等張行成傳云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
 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
 不當以東西為限此以陝山以東為山東李守素傳云
 趙州人代為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為文學館學
 士守素九工譜學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
 世南猶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
 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此以趙州之山東當
 太行以東以對江左之山東當陝山以東

黎

書西伯戡黎疏以黎為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蔡傳
 云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漢有上黨郡唐宋置縣屬
 潞州此言上黨郡耶縣耶漢之壺關縣即唐宋之上黨
 縣唐宋之壺關縣卻非漢之壺關縣此言壺關漢壺關
 耶唐宋壺關縣耶蔡宋人若以古言之則當云在漢上
 黨郡壺關縣若以今言之則當云今上黨縣黎亭是壺
 關黎城二縣亦其地乃郡縣不繫時代既甚蒙混又不
 實指黎亭而云壺關之地浮泛極矣
 蔡傳別載一說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

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攷此說始于吳氏棫而胡氏宏呂氏祖謙陳氏鵬飛薛氏季宣金氏履祥鄒氏季友竝從之董氏鼎又從而爲之說云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道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後入楚境也案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樂史寰宇記云黎侯寓衛居之故縣得名今攷漢魏郡黎陽縣宋屬衛州後改濬州有黎陽山卽世俗誤指爲大伾者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西南三里此乃黎侯寓居之黎非故

國之黎董氏舉今山西長治之黎而移諸今河南之濬縣可謂謬矣況紂都朝歌在今衛輝府淇縣北黎陽故城在濬縣西南武王以正月二十八日次孟津明日己未至癸亥五日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故須日行八十里有奇然僅及商郊而止所以者何赴敵宜速不拘日三十里成法也牧野跨衛輝之汲淇兩縣界距紂都六七十里若黎陽則又自朝歌東出七十里豈得道先經此儒生不諳地理其舛錯如是知黎陽非戡黎之黎則西伯仍當爲文王矣漢東郡有黎縣此又是一黎孟康誤以爲卽詩黎侯國臣瓚辨其非是亦與戡黎之黎

無涉又閻若璩云國語耀德不觀兵韋昭注云觀示也
據此當讀貫玩其下文有且觀之兵向益明然史記觀
兵至于孟津左傳僖四年觀兵于東夷宣十二年觀兵
以威諸侯皆讀如字亦可惟蔡傳觀兵二字不妥且史
記竝無其事呂氏春秋云使膠鬲侯周師侯師非觀兵
古書豈可妄改邪鶴壽案古文尚書西伯戡鬲今尚
書作者史記周本紀同殷本紀作飢
宋微子世家作仇皆鬲之別也又通作黎六韜決大疑
篇云武王封湯後于黎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
注云黎侯國也今黎亭是續漢郡國志春秋杜預注並
同水經濁漳水注云漳水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故黎
國也通典潞州上黨縣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
地太平寰宇記同今案黎國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
西南三十五里董氏以黎陽之黎當壺關之黎固非魏
七秦括地志謂故黎城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即

西伯所戡
之黎亦謬

沙鹿

僖十四年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語未確不如服虔云
沙山名鹿山足林屬于山曰鹿取穀梁為說義較精疏
又以沙鹿即五鹿是重耳乞食處漢元后家也古者鹿
麓同物易屯六三即鹿无虞虞翻曰山足稱鹿鹿林也
詩瞻彼旱麓國語引之作旱鹿古音沙音近蘇故又通
五為五鹿鶴壽案沙鹿杜注平陽元氏縣東有沙鹿山
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五鹿
杜注衛地在今大名府開州東與山東昌府觀城
縣接界二處相去不遠但一係山名一係地名耳
諸馮負夏鳴條

孟子諸馮負夏鳴條趙岐朱子皆但云地名金仁山以爲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虛不知何據檀弓曾子弔于負夏鄭注負夏衛地然則視諸馮固已自西而東矣鳴條鄭注書序以爲南夷地名然則視負夏又自東而南矣古人言南可通東故云東夷之人桀自安邑奔三朶卽今定陶又奔南巢卽今巢縣桀亦自西而東自東而南鄭以鳴條在南夷正與孟子合又與禮記舜葬蒼梧合爲孔安國傳以鳴條在安邑非也鶴壽案河中府河東縣今爲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舜都蒲坂卽其地也金仁山以姚虛爲諸馮恐是附會卽鄭康成所謂負夏衛地亦莫知其處若鳴條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固有益矣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

有夏淮南子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卽巢門也修務訓亦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

有窮

偽尚書有窮傳疏蔡傳但云國名不言所在杜預左傳解孔安國論語注朱子集注竝同左傳自鉏遷窮石杜但云鉏羿本國名金履祥通鑑前編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卽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是也至窮石則仍云不知所在朱子注離騷夕歸次于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卽后羿之國攷夏都安邑鉏去夏郡僅千里計窮石又近于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離騷注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

豈能及夏朱子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遂附會為羿所遷而不知非也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也地理今釋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是其地此似可據但寒浞殺羿靡奔有鬲氏杜云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然則靡自窮奔鬲豈得以鬲為窮乎陳師凱蔡傳旁通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也晉地記不知何書此窮谷亦不知所在有窮當闕疑鶴壽案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二語河南謂司州河南郡河南縣晉地記即王隱晉書地道記古人引書多從省文晉太康三年地志沈約止稱之為地志酈道元止稱之為地記司馬貞張守節止稱之為地理記新唐書止稱之為土地

記

空桑

大司樂空桑之琴瑟鄭但以為山名山之所在不可攷按列子天瑞篇伊尹生乎空桑張湛注傳記曰伊尹世居伊水之上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干寶搜神記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新唐書傅奕傳云蕭

藏板

瑀非出空桑乃尊佛法所謂非孝者無親古說空桑不

主山名者皆無稽之言鶴壽案魯地本古窮桑氏之虛空桑即窮桑也後鄭以龍門是

山名故以為雲和空桑亦山名其實梧桐之生不必定在朝陽先鄭以雲和為地名則空桑本是地名亦未可

定

蛾術編卷四十三終

蛾術編卷四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八

雍州洛水豫州雒水音同字別

周禮夏官職方氏正西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
疏云此洛即詩云瞻彼洛矣一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
者別彼洛出上洛經王城至虎牢入河河南豫州則其
川滎雒不作洛字說文水部洛字注水出左馮翊歸德
北夷界中東南入渭盧各切佳部雒字注鷓鴣也亦盧

各切則是洛水之名專屬之雍州之水而豫州之水但以音同假借鳥名之字不作洛也禹貢豫州之洛兩見荆州一見導洛自熊耳一見今本尚書出東晉梅氏所獻固不可據至唐石經于禹貢豫州之水皆作洛不知是梅頤所獻已如此乎抑唐人所改乎觀說文則石經之謬顯然尤謬者夏官職方氏豫州亦作洛字學至唐大壞故經學亦壞自九經疏修成後遂無一人通經者然石經雖改今刻本卻作雒即卷首惟王建國鄭注亦作雒明國子監及常熟毛鳳苞無錫秦鏞刻皆如此當是宋板之舊漢地理志河南郡雒陽及總論雒邑與宗

周通封畿皆作雒不作洛相傳漢書多古字猶信師古妄引魚豢說漢火行忌水去水加佳而陸德明釋文于周禮卷首鄭注雒字亦云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為雒二說皆非也然此字書傳譌為洛者居多予所藏國語章昭解末附宋庠補音者明宏治十五年刻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洛字已譌鶴壽案禹貢雒字今本皆作雒衛包所改也漢人通作雒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焉此乃不經之談史記夏本紀所引禹貢無一不作雒漢地理志所列郡縣則作雒其述禹貢則作洛此非班氏原文蓋顏師古深信魚豢之說以為光武以後改洛陽為雒陽乃盡易班氏所引今案尚書之雒為洛僅存伊雒灋澗一句偶然失改耳今案漢志宏農郡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字正作雒此謂禹貢及職方豫州之雒也左馮翊襄德縣下云洛

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北地郡歸德縣下云洛水出北蠻

夷中入河作渭當字正作洛此謂職方雍州之洛也禹貢

職方既引于前郡縣下蒙上文言之此可以見班氏述

禹貢字皆作雒也淮南子墜形訓云洛出獵山高誘曰

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是也又云雒出熊耳高誘曰熊耳在京兆上

同蓋二字分南王在班固前而小雅瞻彼洛矣一作雒

周既浸水也周禮職方氏逸周書職方解雒州其浸渭

洛鄭注云洛出懷德此皆謂出北地水從無作雒者逸

周書有作雒解周禮職方氏逸周書職方解雒州其川

蓋始于魏文帝魏志云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松之注引

魏略云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

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

佳加水變雒為洛世期引魏略于此者正為黃初元年

幸洛陽乃有此詔前此皆用雜後此乃用洛也魚豢錄

魏詔而并謂漢去水加佳失之矣况今文尚書之作雒

見于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多士篇兩茲雒

字此必伏生壁藏之本非去水加佳之謂也而古文尚

伊洛瀍澗

書今本皆作洛字攷周禮天官序官注引召誥大保朝

至于雒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字皆作雒則知黃

初以後傳寫者盡易之不然許慎傳孔氏古文者說文

河難據古文列熊耳之水于洛字下而反用今文哉又

史記封禪書及漢郊祀志述秦祠官所常奉皆云沂洛

二淵沂洛皆雍州水洛即歸德所出故字從水郊祀志

孝宣以四時祠江海雒此謂上雒所出故字從水郊志

云成王郊于雒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字

亦從佳漢人于洛

雒二字絕不相混

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瀍澗入雒雒入河也攷漢

志宏農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今山在

縣西南五十里縣治移也故城在今縣東縣今屬河南

陝州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洛陽界中皆伊水

所經也偽孔傳云伊出陸渾誤辨詳後案蔡傳云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宏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今攷山海經中山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郭注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又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郭注山今在上洛縣南晉地理志上洛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與漢志合郭特舉晉之地理言之非與漢志牴牾也蔡氏不知漢盧氏地晉分隸上洛而誤以熊耳有二伊水

所出乃上洛之熊耳非盧氏之熊耳遂據郭注以駁班志已為妄談更可怪者蔓渠蓋熊耳之主峯浮濠蓋伊水之別名山海經明言伊水出蔓渠酈氏于伊水注引之酈云蔓渠熊耳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足見後魏所見山海經與今本無異何至蔡氏而忽改為熊耳之山云云蔡不讀書而好欺人所引幾無一可信洛在四者中源流較長禹貢導九水洛自為一目說別見後灋水澗水見周書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河南郡穀城縣注云禹貢灋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續漢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云

出潛亭山蔡傳引漢志替作替劉三吾本同非是又東
 南入雒作至偃師縣入洛案偃師入洛乃東漢之道非
 西漢之道其不通古今而妄改如此漢志宏農郡新安
 縣注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又龜池縣注云穀水出
 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澗穀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
 則異偽孔傳云澗出澗池以穀源為澗源已誤至地志
 新安縣一條云南入雒案新安無雒此云南入雒要其
 歸也其實澗水東合穀至河南城西入雒耳蔡傳云澗
 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大誤洛未嘗經新安縣境
 何得于此入洛蔡氏生于宋徒見澗水所出之處已移

于澗池而誤讀班志之文以澗水在新安東南為向
 南入雒為向也周東都王城漢為河南郡河南縣故城在
 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下都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故
 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
 縣居其中古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南入洛灋水經河南
 故城東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灋水西為王
 城而灋水東為下都周靈王以下水道已多變更至東
 漢則又為都邑下至魏晉及元魏隋唐千移百改不但
 禹迹無存并周制亦已蕩無蹤影說詳後案鶴壽案禹
 貢導雒自
熊耳而漢地理志兩載之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
 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熊耳獲輿山在東北今案
世楷堂

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其西南與陝
 西商州相值盧氏即漢商州即漢上雒縣西北百二
 載熊耳于兩處實一山也豕領山在今商州西北水自
 十里或謂熊耳有三一在雒水南中經云熊耳之山浮
 明或謂熊耳有三一在雒水南中經云熊耳之山浮
 豪之謂熊耳有三一在雒水南中經云熊耳之山浮
 經雒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雒水南中經云熊耳之山浮
 之殊稱均水注又云均水出雒水南中經云熊耳之山浮
 修陽葛陽二縣界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山即
 也一在雒水北禹貢梅頤傳云熊耳在宜陽之西雒水
 注云雒水北禹貢梅頤傳云熊耳在宜陽之西雒水
 山不與禹貢導雒水北禹貢梅頤傳云熊耳在宜陽之西雒水
 形訓雒水出熊耳高誘曰在京兆西北之山是豕領非熊
 即盧氏之東非有二山而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元
 耳也中山經云豕領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元
 扈之水灌舉即豕領也若依中山經道里計之東去熊
 耳六百五十里矣伊水出今盧氏縣閭頓領在縣東
 南一百六十里即蔓渠山也今盧氏縣閭頓領在縣東
 流逕河南府嵩縣南汝州伊陽縣北至河南府偃師縣
 南入洛澗水之澗古止作塵竝不加水淮南子本經訓

云導塵澗是其證也澗水出今河南府城北穀成山東
 流至偃師縣南入洛伊澗二水徑入于雒澗水則合穀
 水以入于雒故山海經水經注咸謂澗水入穀也澗水
 出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白石山東流逕義昌驛又東
 合穀水逕新安縣南
 至河南府城西入洛

孟津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昭四年
 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
 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
 其地本在河北其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攷更始二年
 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
 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

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孟津名于河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多如此西漢河南無孟津乃偽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閒已誤紉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津偽書與傳同出一手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衆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旣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

越孟津而過之非誤紉孟津在河南乎不知書序明云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穎達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特以疏家之體惟申明經傳而止故伊阿其閒于禹貢傳之誤紉爲洛北泰誓之誤以孟津河朔爲兩地皆不敢駁正至蔡沈者于大會于孟津注云孟津見禹貢而于禹貢則云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最是蓋以孟

津在河北其下忽云今亦名富平津是又與在河南者相溷至泰誓篇目之下則注云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是直以孟津在河南矣南北尚不能辨而可以談經學乎要之蔡沈之誤正誤于偽書之以孟津河朔為兩地耳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譌易之後故致此謬則可以豁然無疑矣

鶴壽案孟津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八十里

辨綜東京賦注云孟津四瀆之長顏師古漢書注云孟津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皆訓孟為長大盟孟字通水經河水注引論衡云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盟津此附會之詞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濟當作沛鄭云地理

志沈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洑為滎傳曰泉源為沈流去為沛在温西北平地沛水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河東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是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軼縣及垣縣地修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坏山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皋沛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

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開元中又析
二縣地置河陰縣明洪武中移滎澤治于隋故城之南
五里今改河陰爲鄉并入滎澤縣宋白續通典云滎陽
故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治既移南五里則
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西南止十餘里而涕溢爲滎卽
當在滎陽之東北滎澤之西南傳云在温西北入河此
後世改流新道非禹迹也云溢爲滎在教倉東南此則
禹迹也知在温非禹迹者漢温縣今屬懷慶府故城在
縣西南河在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
縣西南三十里禹時涕水入河本不在此當在武陟縣

東其南岸則汜水縣自汜水東至舊河陰縣四十餘里
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教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
故傳約言之曰河涕竝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
教倉東南教倉者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教地也亦曰
囂在教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教倉城括地
志云教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
南五里則教倉東南去今滎澤縣當二十里滎澤至東
漢已塞故鄭豫州注言之傳出魏晉間人乃云滎澤在
教倉東南若不知有已塞之事此其苦心彌縫幾足亂
真矣然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乃因嫌全

與鄭同直據目驗而云在温西北平地方繼以入河云云古澤今渠雜然竝陳水經亦魏人作故泲水篇云在温縣北入河而酈注云津渠勢改不與昔同河水篇云又東過成皋縣北泲水從北來注之彼注既引鄭注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泲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其下云卽經所謂泲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泲水自温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卽泲沈之故瀆矣泲沈故瀆是鄭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爲禹迹則知温縣非禹迹也鶴壽案北山經云王屋之山潞水出焉潞與十里海內東經末附水經云泲水出共山南東卽共山在濟源縣北二十里泲水于此重源顯發也王屋山頂

白天壇有太乙池涇淵不流爲泲水之正源東數十里出地東流逕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一流逕柏香鎮南入河一流逕鎮北又東曰豬龍河逕懷慶府城南又東逕温縣北至武陟縣之澗溝入河鄭康成曰大伾地喉也沈出坵際矣鄭所言大伾山當在武陟縣東晉書地道記云泲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爲滎澤水經泲水注云泲水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滎口在滎澤縣北滎字從火不從水見玉篇經典釋文

顧氏祖禹云泲初發源或有伏見至截河後則滎與陶邱一水直達未嘗有伏而復出之事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于汶達于泲又曰浮于泲溼達于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經言東出陶邱出者不過折旋之間因邱爲隱見耳非伏而又出也胡先生渭云曾取

言禹時滎澤渟而不流後人始導爲滎川此說確甚蓋使滎澤陶邱之間禹時固一水相通則滎澤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沛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滎澤陶邱相去甚遠陸路艱難必由溼以達河耳案二說皆非也地志沈水入河軼出滎陽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溼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鄆城又東至東武陽溼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沛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溼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沛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二水觀之大河

水自滎陽分流爲沛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溼又東至臨邑復與沛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沛在溼南溼在河南二水不能逕通經于沈州蓋謂或浮于沛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溼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可達河耳非浮沛者必假道于溼胡說非也且每州末水道鄭注謂是禹巡行州境觀地肥瘠卽王肅亦謂卽禹乘涉之水僞孔忽剏還都白帝邪說宋人并指爲貢道顧氏竟援明永樂之會通河江淮河沛直達燕京無尺寸陸運遂以擬禹迹謂浮沛者必無陸路其謬固不待言胡旣信伏見之說乃又曲解爲由沛入溼由溼入河顧

胡皆為貢道所惑故支離至此今攷滎澤陶邱實不能
 一水直達中間固有陸路蓋沛自河決出南岸為滎自
 滎直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沛陽城今在長垣縣
 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伏而旋出于陶邱之北禹貢九
 水皆無出字獨此下一出字明係伏而復見也或疑沛
 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豈便有伏而復見之事攷括
 地志沆水出王屋山頂厓下渟而不流既見而伏至沛
 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
 耳見而伏伏而又見况將倍比之地乎後代祇緣沛瀆
 曾枯紀載闕略惟許敬宗曰泆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

而東明滎澤以東伏而復見于陶邱不相連可知或疑
 如是則沈州當如荆梁用逾字曰浮于沛逾于沛達于
 河矣是又有說荆之漢洛梁之沔渭皆二水異名本不
 相通故曰逾于洛逾于渭若沈州之沛本屬一水雖中
 少閒阻無復異名故不屑分疏也總之知州末水道是
 禹巡行州境則沛涇河三水本不必求其相通即欲相
 通而禹乘四載豈憚陸行之勞若指為輓輸重運之道
 則怪說紛紛起矣鶴壽案沛水入河伏流至滎陽溢而
為滎澤又伏流至陶邱始出相去約
五百里禹時俱是陸路顧氏謂滎澤與陶邱一水直達
固謬即先生謂沛水須過沛陽城而伏亦非周禮職方
氏豫州其川滎蓋自周以前滎澤已導為川與陶邱
復出之沛相接自滎口至陶邱即水經沛水注所謂滎

成行編

卷四十四

七

世楷堂

瀆也熒瀆見上陶邱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沛水注又云黃水北入熒澤下為船塘穆天子傳甲寅天子浮于熒水乃奏廣樂是也沛陽城不過因熒瀆而得名去熒澤已三百餘里安見沛水須過此而伏邪

豫州滎波

滎波既豬馬鄭王皆作滎播鄭云沈水溢出河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播在其縣東案鄭云沈水溢出河為澤者下文道沈水東流為沛溢為滎是也孔傳雖作滎波似與鄭異然仍解為一水以為二水者自顏師古始林之奇從之蔡傳亦曰波水周禮職方豫州其浸波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

氏以滎波為一水者非也案豫州之水淮不過導桐柏而其治已見徐之其又河不過過洛汭而其治已見冀之覃懷統計此州惟淮與沛為要害故上文四水入河專言治洛此下緒滎導荷專言治沛若波為洛之支流在雒南與滎為沛之溢流在滎陽者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本自兩不相蒙忽復合而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凌亂攙雜無理甚矣且蔡傳所據者職方之文而鄭注則曰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豬是鄭正以波為播何得反據為波且賈疏云波讀為播者禹貢有播無波故也是賈所見禹貢正作播而非波矣至山海經

波水出婁涿山今本波作陂酈注引作波耳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不得與此波牽合也惟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此似可引用然攷門水下流為洪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維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會見水豬而為澤乎以榮播之播為波水其妄甚矣

鶴壽案馬鄭作播古文尚書也史記夏本紀亦作播今文尚書也索隱云古文尚書作熒波此及今文並云熒播播是水播者漢石經也詩鄭譜云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熒播之南即用鄭譜字正作播揚雄豫州牧箴云榮播泉漆此又今文尚書作播之明證也尚書之熒播並非二水有明徵矣至周禮職方氏云豫州其川熒維其浸波漾則已分為二水豈熒播一澤以導

者為川以潞者為浸故鄭注仍以波為熒播與據江氏叔澧尚書集注熒波又作熒潘引說文云潘水名在河南熒陽從水番聲言在熒陽則與熒澤同處故知此之波當作潘段氏玉裁謂水經涉水注云尚書熒波既
儲孔安國曰熒澤波水以成過潞關駟曰熒播澤名也呂忱曰播水在熒陽謂是水也呂忱字林多本說文說文字林之例手部播字不應有及水名然則字林正作潘水在熒陽與說文合酈氏未暇分別字體耳且馬鄭王謂熒播即熒澤是一水而許呂則潘與熒為二水孔傳云熒澤波水蓋謂熒是澤名波是水名非如正義之說呼波浪為波水也今案如段氏說則孔傳已分為熒波為二水不自顏師古始矣

荷澤孟豬

導荷澤被孟豬地理志荷澤在沛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攷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為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故城

在今治南二里蓋此節紀禹治陶邱復出之沛也澤者水所鍾而荷澤在定陶孟豬在睢陽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疏之以殺沛瀆之勢即導水所云又東至于荷也水經注晉闕駟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顏師古襲闕說曾取又襲之蔡傳引曾說而不能原其所出其餘已詳後案又蔡傳云金興仁府沛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也此說本之寰宇記後人遂謂澤出荷山但荷澤為沛水所經其所鍾者即是沛水並非別出山源宋沛陰廢縣在今曹縣西北其地并

無一山即或有小小山阜亦必山以澤得名非澤以山

得名也

鶴壽案荷澤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南三十里當豫州東北隅孟豬在今河南歸德府虞

城縣西北十里商邱縣東北七十里當豫州東界沛水出陶邱東北流會于荷澤又南被于孟豬十三州志所謂水盛乃覆被也

盤庚遷都亳殷

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書云盤庚遷于殷案亳是殷地大名自盤庚改號為殷故不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也鄭注書序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今陝西商州鞏子昭明居砥石今無攷昭明子相土居商邱今河南歸德府治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序言自契至

湯八遷經傳可攷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為號
 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
 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契所封為代號也元鳥箋
 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
 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言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
 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此說與
 此經正義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鶴壽案盤庚序鄭注云治
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今之偃師是
也偃師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十里帝嚳始都之
水經注云帝嚳之虛在禹貢豫州河雒間今河南偃師
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成湯再都之中侯格于命云
天乙在亳東觀在雒漢志云尸鄉殷湯所都鄭康成曰
今偃師縣有湯亭偃師之名起于周昔武王克商偃息

師徙于此其初名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剏業始于商
 邱商邱本名亳故曰朕載自亳後雖遷居帝嚳之虛而
 不忘其所自故又名其地為亳至盤庚三都之乃改名
 為殷也亳當作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管子
 地數篇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以薄呂氏春秋
 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荀子議兵篇云湯以薄呂氏春秋
 具備篇云湯嘗約于鄣薄字無作亳者亳西戎之國在
 今陝西西安府三原縣西南史記秦本紀云寧公與亳
 戰是也

文王時三亳阪尹

盤庚下篇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蔡沈曰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
 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攷立政三亳鄭
 氏曰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

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
德案契父帝嚳實始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
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
之圯而適亳殷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誥也傳意以先
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
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卽虎牢也轅轅者在河南緱氏縣
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轅轅降谷者不知所
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卽今永寧縣北也立政三亳阪尹
鄭康成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
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見本疏

又見毛詩商頌元鳥疏疏云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爲一
事云舊都分爲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
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
亾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案鄭以三亳爲湯舊都之民
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
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爲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
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蓋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其民
皆已來歸分爲三邑也又言東成皋云云者成皋縣卽
虎牢轅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竝

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
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
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卽降
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耳然則成皋轅轅降谷與
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西南三
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而知也
成皋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
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
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
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

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
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
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李吉甫元和郡
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
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卽商之南
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
與葛爲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
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
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
始居商邱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隋唐之宋州宋之應

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汜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邱商邱本不名毫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毫可見謚因經云三毫遂造北毫南毫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毫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毫宜遠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

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毫耳柰何于數十里中強分為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行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為正蔡沈傳乃用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之說夫盤庚此節鄭注已亡矣蔡以立政篇之鄭注載于正義者為可據而援以釋適于山之義其意以三毫皆依山險正所謂適于山也乃于立政文正解三毫而反不用鄭注則怪絕矣曾無定見自相矛盾至此鶴壽案成湯時之三毫商邱也景亳也偃師也其地本有毫名文王時之三毫成皋也輾轉也降谷也其地本不名毫特因成湯之民來附文王故遂移毫之名于此而其處適有

三乃亦稱之為三亳馬皇甫謐謂殷有三亳穀熟為南
 亳湯始所都蒙為北亳湯與諸侯盟處偃師為西亳湯
 後所遷此三亳字各有來歷先生謂其因經云三亳遂
 造南亳北亳配偃師而為三過矣南亳固名商邱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在甯陵則湯始居之亳斷在商
 邱後為穀熟縣不待元宴之辨而知之矣北亳亦在商
 邱左氏春秋云湯有景亳之命其地有景山故稱景亳
 後為蒙縣兩亳相去不及百里豈容混而無別執必以
 商邱為南亳景亳為北亳兩亳字俱見經傳而謂其偽
 造乎至于偃師之名其地此猶相土遷商邱因契初封
 師即移之都之名移上維之名以名其邱也偃師在商
 于上維之商而即移上維之名以名其邱也偃師在商
 邱西北既造哉若夫成皋輟轅降谷是阪名也非亳名也
 元宴所造此三者亳則仍指南亳北亳西亳也文王之時
 阪則指此三者亳皆在豫州境內南亳北亳西亳居其東
 六州歸化殷之三亳皆在豫州境內南亳北亳西亳居其東
 界西亳居其北界鄭于立政注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
 者分為三邑偃師為湯之舊都商邱景亳獨非湯之舊
 都乎先生見鄭于書序注謂湯始居亳在偃師縣遂專
 以偃師為亳不知論所居則專指偃師論舊都之民則

兼該商邱景亳也先生又謂偃師距鎬京不甚遠當是
 其民皆已來歸夫民之來歸何分遠近况同在一州之
 內豈有偃師之民來歸而商邱景亳之民獨不來歸者
 乎總之文王時之三亳與成湯時之三亳其地兩不相
 涉自說書者互為牽引
 故致先生之翻駁耳

閻氏若璩亦信皇甫謐說以偃師去葛太遠并以放太
 甲于桐桐在今虞城亦去偃師太遠不知桐者鄭但云
 地名有離宮不言所在謂在虞城者出于近世其可信
 乎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苾苾古帝命武湯
 此湯宅殷之明文殷地實在偃師蒙穀熟雖可冒亳之
 名究不得冒殷之名則班固鄭康成實以商頌為據而
 閻氏以為武丁承盤庚之後而居殷元鳥詩作于武丁

之後因以武丁所居之地名追稱湯耳此則其說已窮而適矣又以亳殷非湯舊都遂從孔傳以盤庚下篇先王非定指湯又謂卽指湯或者湯有意亳殷山險曾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非必湯身都亳殷也此等議論毫無根據閻氏本信鄭氏古文而黜孔氏古文爲僞乃又不主鄭注殊可怪也

導淮自桐柏

禹貢導水導淮自桐柏案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淮水發源胎簪與醴水分流醴水西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淮水則東南流至大復之陽桐柏乃一山總名耳洪适隸釋載漢延熹六年桐柏淮源廟碑云淮出平氏始于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沈彤尋淮源記云桐柏山繇亘可百里西通襄陽之棗陽東南連德安之隨州有紫霄翠微玉女卧龍蓮花諸峯其最西一峯曰胎簪有泉出其陰北流至平地分二道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泉旁有池謂之淮井泉所溢也淮井東三十里爲桐柏縣城城東北一里爲淮瀆廟廟北枕淮水山泉自分流後穿沙

石屋曲而東至廟北凡合南北澗水十餘道皆淮源也
 謂出胎簪者專指山陰之一泉耳漢碑及水經皆謂淮
 水伏流出大復南今南陽府志謂伏流在淮井之下大
 約上下皆有伏流而縣城東五十里有峯巍然土人指
 為大復山在隨州界淮水繞其南于桐柏山為最東一
 支所謂陽口當在此沈說甚確蓋漢志言出桐柏大復
 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
 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峯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
 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

蠅術編卷四十四終

蠅術編卷四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九

荊州沱潛

荊州沱潛既道鄭注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出
 為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
 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
 聞案鄭引釋水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漢志南郡
 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水經江水過夷道縣北

西有夷道故城又東過枝江縣南酈注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

在今松滋縣界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

地理志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東北六十里有百里

洲與江陵分轄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

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

枝江為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

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考南江自

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為涔水歷澧州東

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

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

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

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

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為大江經

流而夏水出焉自為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釋水合故

以夏水為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

而為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

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恐

未然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

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縣

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

世皆堂

有中夏口

在今荆
州府治

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然則地志水

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攷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要之鄭所以謂枝江不得為沱者以江于此分南北南江分江而仍入于江故也胡先生反以南江為大江經流北江出南江而為沱夏水出于沱而不得名為沱與鄭說正相反但思江流終古不變者也今以枝江以東至荊州府治江陵縣又東至岳州府治巴陵縣之大江謂非經流而反為分派小支可乎胡先生又以夷水

亦為沱案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湖先生以此水出江入江故亦以為沱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湖北施南府治恩施縣及建始縣皆漢巫縣地施南府舊施州府魚復故城在今夔州府奉節縣夷道故地已見上文漢志不云夷水首受江而章懷注西南夷傳云夷水源出施州都亭山元和郡縣志云施州清江一名夷水昔廩君所浮也則此水出漢巫縣之山源明矣漢志巴郡魚復縣並不云有夷水則水經出江之說未可信矣且水經雖言出江亦並不嘗

此河... 卷之... 三... 藏板

稱為沱也 鶴壽案詩召南稱江有沱此即荆州之沱也

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則夏水嘗受漢漢地理志云南

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沱行五百里水經夏水注

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屈

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則夏水又受江水經云夏水東

至江夏雲杜縣入沱注云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漢

華容縣在今湖北荆州府城東南中夏口即今荆州府

附郭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之夏水口漢雲杜縣在今

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堵口當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境內

夏水于荆州府城東南從大江分出故應劭十三州記

云江別入沱為夏水源酈道元謂夏之為名始于分江

冬竭夏流故納厥稱今沔陽州南有長夏水自監利縣

南東流逕州南四十里東北入漢又東至漢陽府入江

或曰夏口或曰沱口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是江

流沱非沱入江今案夏水既為江之分流則是沱入江

不當謂江

入沱矣

潛水鄭云未聞闕疑也案今漢水自安陸府鍾祥縣北

三十里分流為蘆沱河 一名白沱河 經潛江縣東南至

沔陽州入于漢相傳即古潛水也魏黃初二年王孫權

于吳策命曰遠遣行人浮于潛漢兼納纖絺南方之貢

此亦當從今鍾祥潛江沔陽一路而行是此水名潛自

三國已然寰宇記云潛江縣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唐

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于白沱宋乾德三年升為潛

江縣是也潛水性與沛同伏流涌出隱顯不常北水善

決者河南水善決者漢自襄陽以下沔陽以上上去發

源處既遠下去入江處亦遙眾流委輸泛濫常有潛水

或為所奪在漢世不著至三國及唐宋始顯此亦足備

世楷堂

一解鶴壽案胡氏禹貢雖指云潛水在今安陸府鍾祥
氏地理今釋云潛水在今潛江縣東由蘆洲河分流遶
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
船埠入漢水伏流謂之潛荆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
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
分流者名蘆洲河當是取伏流之義以此為古潛水庶
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後世通渠
漢川雲夢之間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
可知先生之說同此今案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其時已
置白洲巡院則白洲河之名由來已久乾德為宋太祖
年號其時又置潛江縣蓋以白洲河即古之潛水故以
名其縣耳今潛水自潛江縣
東南流至沔陽州與夏水合

雲夢

雲土夢作又胡先生錐指引夢谿筆談云石經倒土夢
 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致

沈括筆談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

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其又如此

據商濬稗海本嘉定
馬元調專刻本同

而太字上空一字無唐字則太宗

乃宋太宗若係唐太宗不應空格稱皇帝其發首亦未

言石經今唐開成石經現在搨本作雲土夢甚明則知

太宗實唐太宗夢溪誤以為宋太宗故胡先生據石經

改之也繹偽孔傳實作雲夢土非是唐所得古本必馬

鄭本宜從之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

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郢在江南楚子

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郢郢今德安府治安陸縣

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之至周禮荊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此因二處皆為藪澤故合言之非以雲夢為一也司馬貞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李吉甫云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孔傳以為一澤專在江南非也疏既依孔作一澤專在江南又欲從詔改之文復云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

蓋史文兼上下也尤為曲說當從左傳分作兩地為是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荆門京山沔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蘄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所在蔡傳云雲夢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不知所舉者漢之地理邪宋之地理邪如以為漢則當云漢南郡之華容枝江江夏之安陸如以為宋則宋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為荊州東境向來言雲夢者于江北則東直至今蘄州皆有之于江南則但至巴邱而止不聞東境直至沙羨亦有雲夢也

鶴壽案先生據開成石經以駁夢溪筆談謂改雲夢土為雲土夢係唐太宗非宋太宗而不知開成石經乃誤本也晁公武石經攷異序云蜀

石經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以監本校之禹貢雲
 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然則宋以前雲夢土之本盛行偽
 蜀且以勒石唐石經既作雲土夢矣而蜀石經不從此
 蜀之勝于唐也沈括筆談云舊尚書雲夢土作又太宗
 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沈所
 稱舊尚書者蜀石經之類也所稱太宗皇帝者宋太宗
 也所稱古本尚書者唐石經之類也唐石經通儒所不
 窺是以蜀石經及宋太宗以前本皆作雲夢土自宋太
 宗詔之後無復作雲夢土者矣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
 作尚書正義至開成間始從設本刊石正義云經之土
 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十六字後人因宋
 太宗改本而增之若使正義果有斯語何以雲夢土之
 本盛行至蜀相母昭裔猶以勒石哉又元和郡縣志云
 左傳邲子之妻棄于夢中無雲字楚子濟江入雲中
 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及
 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言之據此則李吉甫所
 見禹貢尚作雲夢土不作雲土夢也今案古文尚書作
 雲夢土今文尚書作雲土夢當以古文為正史記夏本
 紀班氏地理志所引用者今文尚書而皆作雲夢土者
 後人依古文尚書改之耳其加土于作又之上非謂雲

僅見土夢已可耕也蓋大陸大壘雲夢震澤俱在十數
 之內澤藪者兼水土言之徐州大壘既豬揚州震澤底
 定此皆以水言水治而土治在其中矣冀州大陸既作
 荊州雲夢土作又此皆以土言土治而水治在其中矣
 大陸不言土者文有詳略也雲夢澤在今湖北荊州府
 監利縣南石首縣東北東至武昌府通城縣二百餘里
 司馬相如曰楚有七澤一曰雲夢漢志云南郡華容縣
 雲夢澤在南北本是一澤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故杜
 預謂跨江南北也楚策云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
 旂蔽天自春秋以來為遊觀之所至漢而益廣其處故
 于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俱設雲夢官編縣在今遠
 安縣東北西陵在今黃州府城西杜預謂安陸縣東南
 有雲夢城北西陵在今黃州府城西杜預謂安陸縣東南
 注又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西南自州陵東界迄于
 雲杜沱陽為雲夢之藪安陸即今德安府城西雲杜在
 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州陵在今武昌府城西雲杜在今
 江夏沱水之陽蓋今江南自枝江縣而東為松滋公安
 石首江北自荊州府而東為監利沔陽漢水西南為潛
 江東北為鍾祥京山天門雲夢孝感羣水豬馬皆曰古
 雲夢也後漢法雄傳云天門雲夢孝感羣水豬馬皆曰古
 世楷堂

隨地係以雲
夢之名矣

楚都有五滕文公之楚過宋係順道

孟子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閻百詩釋地續云孟子游宋當在慎觀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等淮泗上國也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于宋之勞其賢可知陸麟士謂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愚謂自滕之楚雖一舉足即入楚境但此

時世子方欲赴楚都若從滕境入楚境而楚地廣大造其國都塗徑迂回不如過宋之直捷則世子豈肯舍近就遠故必須攷得此時楚都在何處方可置論愚攷楚都有五一始封四後徙史記楚世家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居丹陽文王熊賁始都郢昭王十年吳王闔閭伐楚楚大敗十二年吳復伐楚楚恐去郢北徙都都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遂拔郢燒夷陵楚襄王東北保于陳城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五都始末具此漢地理志丹楊郡丹楊縣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

楚文王自丹楊徙此案丹楊羣書或作陽晉地理志謂地多赤楊故名則字從木此名始見史漢蓋由漢武帝

改鄣郡為丹楊郡并徙郡治于丹楊縣其地在今太平

寧國二府交界處楚漢間有鄣郡文穎以為即丹陽郡地蓋武帝未改名之前鄣郡本治故

鄣縣故章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為縣故以為故鄣也此即今廣德州春秋以來名桐汭當

鄣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武帝改郡名治亦徙其後至孫權改秣陵為建業丹楊郡治徙此六朝都此以丹楊

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晉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

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

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峻果

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陽即太平府當塗南境地名

漢武帝因此改郡名為丹楊郡此即熊繹所封蓋僻在

東南文王徙鄢則有爭衡上國意莊子天運篇陸德明

釋文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縣今湖北荊州府治也徐廣

以丹陽為枝江若然則與江陵擊柝相聞何必多此一徙定公六年左傳楚昭王遭

吳難出亾及吳師歸反于鄢令尹子西于是乎遷鄢于

都以定楚國服虔但云都楚邑見吳世家注杜預并無

注陸德明亦但云都音若攷說文邑部鄢字注故楚都

在南郡江陵北十里而都字則無之唐石經此條漫滅

然永懷堂汲古閣諸刻甚明都字恐說文遺漏漢地理

志南郡有若縣楚昭王自鄢徙此師古曰春秋傳作都

音同百詩于論語楚狂接輿一條內因楚都郢而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括地志久亡此所引不知何出襄州今襄陽府也元和郡縣志山南道襄州樂鄉縣本春秋郢國之城在今縣北三十七里楚都故城是也在漢為郢縣地晉安帝于此置樂鄉屬武寧郡大業三年改屬竟陵郡皇朝改屬襄州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荆門軍開寶五年割襄州故樂鄉縣合為一縣來屬本軍樂鄉者即春秋郢國之地晉置樂鄉縣今襄陽無此縣故人不的知何處大約在襄陽東境而宋都則為今歸德府商邱縣滕文公自滕

西南行三百餘里過宋以至都所經由者或今南陽府境或今陳州府境大約不過四五百里路為便近又得謁見高賢一事兩便若自滕南行即入楚界涉泗踰淮且將泛江以達于郢路極荒遠不便甚矣百詩精于攷據楚之徙都豈不知之一時失于檢點輕發此論顧麟士誠村學究空疏不通地理合遭百詩譏評而此條卻未可盡非漢志又言楚遷郢後仍還郢世家無此言漢志或別有據就命楚仍都郢滕文公此行須仍由宋陳為今陳州府治淮寧縣左傳哀十七年楚滅陳後乃徙都之壽春為今鳳陽府壽州自郢遷都者畏吳之強自南而北自郢遷陳及壽春者畏秦之逼自西

而東也楚南境之廣直至南海乃當如此窮感之際只
 有此徙終不肯南遷渡江王蠻中當時謀國者不可謂
 無人傳國久遠幾與周等附論于此于五熊案楚都不止

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秭歸縣東南七里水經江水注云秭
 歸縣丹陽城據山跨阜南枕大江險峭壁立熊繹所都
 地理志以為吳之丹陽吳楚悠隔盤縷荆山無容遠在
 吳境穎容春秋條例謂丹陽在枝江括地志謂丹陽在
 巴東皆非熊繹封雒山墨子非攻篇云楚熊繹始封雒
 山之閒熊繹者鬻熊之子也其受封當在武王時雒山
 即沮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南六十里熊繹遷枝江
 通典云熊繹初都丹陽後移枝江即今荆州府枝江縣
 文王遷郢是謂紀郢今荆州府江陵縣北十里紀南城
 是也漢志謂武王遷郢非是昭王遷郢是謂郢都今襄
 陽府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昭王城是也服虔左傳注
 云郢楚別都在今宜城縣南十里郢都與郢相近故稱郢
 郢以別于紀郢頃襄王保于陳城謂之郢陳即今河南

府淮寧縣考烈王遷鉅陽史記六國年表云楚考烈王
 十年徙于鉅陽後漢虞延傳注云潁州汝陰縣西北四十
 里考烈王又遷壽春在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西北四十
 後凡有八都墨子通典先生或承及查檢若史記六國
 年表不應遺卻至先生謂楚熊繹始封在今安徽太平
 寧國二府交界處此乃班氏誤證其地在今太平府附郭
 當塗縣東南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六十里竝不在
 二府交界處縣東南七十里有丹湖周三百餘里水北
 曰陽郭郡在丹湖之西北故武帝更名丹陽古字陽楊
 揚皆通用丹陽之陽作楊猶揚州之揚古皆作楊先生
 謂取義于小丹楊非也先生又謂徐廣以丹陽為枝江
 則與江陵擊析相聞何必多此一遷此說又謬古人遷
 都必有取義無論枝江與江陵東西相去百八十里即
 近在數十里內亦有遷居之者文王遷郢之故今特無
 從攷見耳先生誤文王為昭王并誤會畏秦為畏吳以
 為丹陽實在今太平寧國二府之閒吳人相迫乃遙遙
 遷至荆州府以西如此則可以翻去丹陽果在吳境文王
 矣但楚文王時吳甚微弱若使丹陽果在吳境文王方

好雄長其間何故不遠千餘里直遷至江陵乎若滕文
 公自滕過宋都至楚都亦有千餘里滕為今山東兗州
 府滕縣宋為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楚在今湖北襄陽
 府宜城縣西南從滕縣西南行逕濟寧州曹州府東南
 境至商邱縣又從商邱縣西南行逕陳州府許州
 南陽府至宜城縣西南行逕陳州府許州

九江

荆州九江孔殷鄭云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
 皆東合為大江釋文云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
 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
 七曰廩江八曰堤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
 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
 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
 于桑落州案鄭引地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
 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高帝更為淮南國尋陽縣
 屬焉文帝析為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
 國為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其地在江北今黃州府
 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成
 帝咸和中温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今九江
 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及趙宋九江遺迹
 代遠湮沒于是會取荆說以九江為洞庭朱子蔡沈胡
 氏從之會取云沅漸元辰敘酉湘資澧水皆合洞庭中

東入于江是為九江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注洞庭

沅辰水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敘水出武陵義陵縣西

北入沅酉水出武陵充縣東南入沅湘水出零陵始安

縣陽朔山在今桂陵府興安縣東北流迳長沙下雋縣

西又北至巴邱山入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

澧水出武陵充縣東北注洞庭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

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

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

江之間是也會說九水蓋因水經云江水東至長沙下

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

注于洞庭之陂然據此條不足九數乃益以漸元辰敘

酉湘無論雜湊杜撰且所謂元者本無此水漢志武陵

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或有作海濔者因無

轉為无无轉為元其謬顯然酈注明云是乃湘水非江

川也湘為澧沅資等之經流今欲成九數強之使與齊

列更屬非是朱子去元澧而易以瀟蒸澧乃水經所有

因與導江文江先至澧而後過九江不合故為刪去不

知導江之至澧史漢皆作醴鄭云陵名非水名也元水

不知為無水之誤因其字可疑亦并遭刪至于瀟者酈

云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

樗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清湘非別有瀟水

以湊九數亦屬錯誤蔡傳則復去瀟蒸仍用澧元蒸水

漢志作承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似不可去無水亦不可去又酈注云湘水會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微水者五渚之一必不可遺而曾朱蔡皆不及之彼一九江此一九江其所舉者本無確據其未舉者聖漏偏多諸說會為最備而曾所據者水經及楚地記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今武昌府蒲圻縣界有漢下雋縣故城漢尋陽本在蕪春郡界西南距今蒲圻三百餘里九江在尋陽則在下雋之北矣當時犬牙相錯下雋之境或更及于東故水經云九江在下雋西北也今

岳州府治巴陵縣雖相傳亦下雋縣地但洞庭乃在巴陵之西南如以洞庭為九江何從而在下雋西北乎閻氏若璩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為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注于九江孔殷無涉兩九江不妨異解禹貢有南條之荆山有北條之荆山有荆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九江一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為九水所會以澤浸名何不可之有按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過九江至于東陵原與陵皆與尋陽附近與洞庭絕遠閻欲兩解楚地記者不知何代之書徧檢隋唐籍菽文志鄭樵菽文略竝無惟山海經有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似與曾氏所引符合曾氏隱取山海經之文別撰楚地記之目又欲以巴陵為東陵以合導江文故妄加巴陵二字耳然郭璞

注山海經仍云地理志九江今在尋陽南江自尋陽而
 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文選載璞
 江賦流九派于尋陽卽此璞固未嘗以九江爲洞庭也
 則所謂是在九江之間者安知非神女出遊所至乎導
 江文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曾氏以爲巴陵也夷陵一名
 西陵故此爲東陵此說九謬地理志廬江郡下云金蘭
 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淮當作灌零婁縣下云灌水北至蓼
 入決是也水經江水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黃州
 黃岡山西酈曰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又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逕
 下雉縣北今武昌府興國州東有下雉故城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注

云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
 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云灌水導源廬江
 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蓼縣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東北
 至蓼縣入決水則金蘭當在固始之西南黃梅之北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
 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也江灌史記龜策傳作江淮與漢志誤字同廬江郡常歲生
 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木卜官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
 水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蔡山西接廣濟縣界通典
 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可知廬江
 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確有可據并大龜亦實出
 此又何可疑錐指復折之曰金蘭之東陵去江太遠不

得云至于東陵一非也江自巴陵至沙羨即迤北使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江漢朝宗盡之矣復出九江不亦贅乎三非也按溯源而論以黃梅西北推之似東陵去江本遠然江過下雒北而刊水即從東陵西南注江則去江固不甚遠也至書法原無一定先言東陵而後總以迤北先言朝宗而復析言九江亦無不可若先言入海而其下復言洞庭不亦顛倒乎巴陵兩漢志無晉志始有之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不知楚竝無所謂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邱閣城晉太康元年于此置巴陵縣又考

吳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沈約宋書州郡志云夷陵

漢舊縣吳改曰西陵御覽盛宏之荊州記曰荊楚重鎮

晉宋以降此為西陵

水經江水又東逕西陵峽酈引袁山松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

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樂史寰宇記瞿唐峽在夔州東古西陵峽也則禹時尚不知後世

有巴陵西陵之名而以此證巴陵即東陵可乎且九江

本在江北尋陽向來致誤者正坐以江州為古尋陽耳

劉昭注郡國志以廬山朱子作九江辨既知江州非古

尋陽顧仍撥棄舊說而以為洞庭至蔡傳既主洞庭駁

去尋陽乃又誤認漢尋陽在江南而曰今潯陽地將無

所容九江則其謬更甚又曰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

乃禹貢揚州之境不知漢尋陽屬廬江不屬九江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揚州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荊州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彭蠡以東揚州界九江以西荊州界杜氏通典說同九江在江州西北即所謂會于桑洛洲者仍指江北而言唐江州即宋江州其地亦荆揚分界不專屬揚漢九江在荆更不必言而蔡不知也郡縣之遷改時代之更易一概茫然可言水道乎鶴壽案漢志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尋陽縣即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其地西及廣濟縣其城并在蘄州東黃梅縣南臨大江其對岸為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九江一曰豫章二曰湖漢三曰廬水四曰南水五曰盱水六曰

蜀水七曰餘水八曰鄱水九曰脩水說已見前九水會于彭蠡湖北至德化縣東而入于大江也尋陽在江北適當九江入江之處故曰禹貢九江在南劉歆以湖漢九水為九江班固鄭康成並無異說至海陽地記等書所云蚌江烏江之屬此乃土俗小小地名何足以登記載乃陸德明無識引此俚鄙之言以釋經獨不思天下有名之水不可勝數載入禹貢者有幾而乃特記此須微之川瀆乎古人于兩州交界必舉名山大川以表其域禹貢正以九江為荆揚二州之界限故于荊州曰九江孔殷蓋舉九水之分流言之所以表荊州之東界于揚州曰彭蠡既豬蓋舉九水之合流言之所以表揚州之西界今欲解九江而乃求諸鄂陵桑落之所以表揚州哉惟其求諸鄂陵桑落之間其地斷不能容九江又不信劉歆湖漢九水之說于是發一奇想將尋陽之九江忽而西移于洞庭引中山經洞庭之山云云以為證而取沅水漸水漁水辰水敘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以實之但漢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在今安徽安慶府境去洞庭甚遠于是又移尋陽以下之東陵為洞庭湖旁之巴邱又見至于澧在過九江之上且中山經明言交瀟湘之淵于是刪去元澧而易以瀟蒸駁之者

又據水經注以為瀟者水清深也並非水名豈知顧野
 王玉篇云瀟水名朱子之說固有所本既知其雜湊亦
 何用貶駁總之宋人說經之謬莫謬于此九江斷以湖
 漢九水為正秦置九江郡于大江之北正以郡之南面
 當九江入江之處而名之也晉成帝時移尋陽郡治于
 柴桑縣在大江之南隋大業三年改為九江郡亦以郡
 之東面當九江入江之處而名之也先生見鄭注云禹
 貢九江在尋陽縣南而漢之尋陽實在江北乃欲于江
 之北岸指出九江則不得不引蚌江鳥江之說其實
 鄭注不過直寫漢志耳安知所謂蚌江鳥江云云哉
 蔡氏德晉云胡旦晁說之始以九江為洞庭朱子稱其
 援證精博但水經所敘洞庭受水有微資湘沅澧漣澗
 沫瀏瀉瀆諸水不止九派故曾鞏本漢志以沅漸澗辰
 敘酉澧湘資九水為皆合洞庭而江則過之朱子考定
 九水去澧澗而增瀟蒸九峯仍用曾氏之說但以無水

為无水乃字之譌也愚考漢地理志武陵郡索縣漸水
 東入沅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
 辰陽縣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義陵縣
 鄴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
 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縣
 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
 出北至鄴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都梁縣路
 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牂
 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
 五百三十里此九水乃曾氏所取自沅湘而外專取入

沅之水然牂柯郡有覽縣不狼山覽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里十里而會氏不取豈限于九數而不得取邪抑或別有說也朱子所增瀟蒸二江瀟水一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雷山北流注湘蒸水一作承水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乃兼取入湘之水也然考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桂陽郡郴縣來山來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王樵又云郴江源出嶺至郴州與東江合始大北入湘江則入湘之水有不勝取者後儒見導江章東至于澧過九江之語因謂澧不當在九江之內而以朱子之說爲是愚則謂洞庭爲

九水所入因名九江過九江者過洞庭也既曰過洞庭卽先過澧水乃過洞庭正不得以澧水已過而改名洞庭爲八江又不得以他水易澧水而仍名九江也蓋以江水言則澧水已過不必更及以洞庭取名言則澧水乃九水中之大者不容獨去然如是惟言過九江足矣必先言至于澧者蓋言至澧而後至洞庭之道始明況至與過亦不相同也故愚意曾氏朱子所取九水皆未必能悉合古道而不當以澧水之去取爲優劣也至傳寅謂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九

江則其說近于武斷然則九水之名姑存會朱之說而徐侯考定焉可也如蔡氏之意九江確主洞庭無疑惟九水之目從會既多不妥從朱又覺未安輾轉糾紛迄無定論不得已欲如傅寅之渾指又嫌武斷其辭窮矣乃歸之姑存而徐考焉假令蔡氏能反而求之漢儒舊注而知其不可易不亦善乎所可訝者會取之說而以爲曾鞏蓋瞥見諸書引會氏而宋會姓有名者曾鞏最著遂以屬之予固未見會取原書蔡氏并誤認作曾鞏則其未見原書益可知而予據胡氏所引胡博見多聞所引與蔡異者當從胡方得會取之真彼謂會九水中

有濩澧朱子去無澧增瀟蒸蔡九峯仍從會但誤以無爲元直寬九峯矣無水本見漢志會取當日必是因無寫作无遂以无誤作元朱子見書傳竝無元水疑因沅水而添設故從而去之耳若會本作濩朱子何以去之然則其誤實自會始與蔡何涉邪九江之說如此糾紛只因洞庭一說原係非是宜其欲求九水以實之而終不可通也九江斷主漢志爲定

鶴壽案先生雖主漢志而但求九江于江北不求九江于江南恐非班氏之意李氏紱三江攷云江至荆州分爲九派鄭康成已不用此說矣水經贛水注引劉歆說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故言九江程大昌曰班固于廬山之尋陽稱禹貢九江在南而司馬遷觀九江亦于廬山乎求之漢世知古者皆以爲九江在尋陽今案蔡傳據楚地記以九江爲洞庭晁說之雜引山海經博

物志等以證之九江之名乃亂彼以過九江至于東陵
 為證而指東陵為巴陵然據水經注云刊水出廬江郡
 東陵鄉尚書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東陵在廬江
 則九江為尋陽之九江無疑矣左袒洞庭之說者謂九
 江孔殷之文在荆不在揚廬江屬揚不屬荆而不知尋
 陽在荆揚交界故晉人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合
 而為尋陽郡是九江之在荆揚也
 在荆州之極東也

蛾術編卷四十五終

蛾術編卷四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地十

東至于澧諸節

導江又東至于澧鄭云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
 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案鄭云醴陵名也者鄭例
 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也馬王以為水名偽孔從馬王
 但史漢皆作醴裴駙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偽孔
 之文耳大阜曰陵釋地文鄭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者

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馬王孔雖云澧水名無所確指至蔡傳實以武陵充縣之澧水而胡氏錐指從之攷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充縣

今為澧州之永定永順之桑植二縣地澧水發源于此

東南至安鄉縣南入洞庭湖不入沅水地志微誤要之

與江無涉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

南歷山在今永定縣西澧水自縣界流逕桑植縣西又東婁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東逕零

陽縣注于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北有零陽故城又東逕渫陽縣

右會渫水今石門縣西北有渫水又東逕澧陽縣南縣南臨澧水晉天門郡治

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作唐今為安鄉縣在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左合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逕沔評屯又東南流

注于澧水沔評屯在今澧州界州在岳州府西四百二十里本漢零陽縣地隋析置澧陽即今州治

澧水在州南三里又東澧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

逕作唐縣南

今安鄉縣東南有作唐故城

又東逕南安縣南

今華容縣澹

水注之又東與赤沙湖會

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赤沙湖即洞庭湖西南角

又

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

以上所敘澧水與江無涉而胡氏以為自石門以東與

江相通蓋南江自今江陵縣西南二十里虎渡口

水經注江

水自枝回洲分為南北三江

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即所謂澧

水也澧州志云泝水為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為四水

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北連荆江

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匯

口入澧故稱泝澧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

巴陵縣百里而東入洞庭湖此酈道元所謂南江者也在禹

為江之經流若水經注云江水自華容縣又東涌水注

之

在今監利縣南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

在今松滋縣東又

東逕公安縣北

在今縣東北五十五里

又右逕陽岐山北又東右

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

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赭要洲名在江中

又東

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

陂湘水從南來注之所謂江水會者也

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

西巴陵亦下雋地洞庭湖在其西南湘水篇云湘水東

北流逕長沙下雋縣西會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而

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巴邱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

城西對長洲南廢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

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

水過此山復居于陸以今輿地言之自華容縣北又東

惟一條湘川而已

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

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荆江口在縣西北洞

庭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對

三江口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按三江

口北岸有楊葉洲即水經注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

所謂巴陵故城西對長洲者

元所稱北江者也在禹時為江之小支胡氏之說如此

今攷水經注雖有江陵下分為南北江之說而其敘次

只有北江無南江惟于公安縣下云縣有油水水東有

景口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合景水又南通澧水又于

赭要之下下雋之上有清水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

口水南通澧浦云云而已竝無南江由澧入洞庭之說

況敘至澧沅等水注洞庭酈又從而釋之云是乃湘水

非江川也可知諸水以湘水為幹總與大江無涉胡自

言其說本袁中道中道曰水經注于江陵枚回洲下有

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

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湮滅僅為衣帶細流

然江水會澧故道猶有可攷袁說本不足據即如其說

亦不過以古之南江比今差大江水兼行其道耳亦未

嘗以南江為經流而反以北江為支派也胡氏因此遂

以澧澧為經流北江為別流舛謬實甚楚辭云望涔陽

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

涔陽之北戰國時固以北江為正流南江為涔水矣楚

辭又云遺余佩兮澧浦沅有芷兮澧有蘭洪興祖云今澧州有佩浦有蘭江因楚辭為名宋澧州即今州治此豈大江所經乎在馬王孔雖以澧為水名亦不以南江通澧為江之正道但澧沅等水皆入洞庭而澧水最在北與江相近故以澧為澧水所謂東至于澧者即會洞庭也若胡氏則因下文九江欲解作洞庭其勢不得不移澧于洞庭之西遂謂江自江陵即南入澧雖似同于馬王孔而實則鑿空無據况曾取等以洞庭為九江者以其中有澧沅等九水并注之也今既以澧為澧水又以九江為澧沅九水則經文直是又東至于澧又過澧

矣此可通乎

說見蔡傳

夫大江經流千古不易非如北方之

河變徙無定乃忽然翻案謂由澧水以入洞庭豈知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不過當江合洞庭之際澧水亦在會合之內而已與大江經流何涉即枝津偶通豈得以為經流而北江反為旁支漢儒皆以九江在江北尋陽今蘄州東其勢出于東北甚遠以至澧為醴陵正合胡氏為九江即洞庭之說所窘若從鄭說則澧陵反在洞庭之東其勢不順不得不遷就耳不知江自出三峽有向北無向南洞庭雖大經亦略之包在至于二字內矣謂江由澧水之道此何說乎今江過城陵磯下合洞

庭諸水逕臨湘縣其流清者為洞庭濁者為大江所謂

澧陵者當在此鶴壽案史記夏本紀班氏地理志皆作

而引後漢長沙郡醴陵縣為證攷醴陵漢時為侯國漢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醴陵侯越以卒從漢二年起櫟

陽以卒吏擊項羽為河內都尉用長沙相侯六戶孝

文四年以罪免至後漢始以其地置為縣即今湖南長

沙府醴陵縣在府東南一百九十里非江水所經江水

所經者乃岳州府臨湘縣在府北九十里江容縣東北與

北荆州府石首縣北流入湖南北岳州府華容縣東北與

監利縣分界又東南入漢陽府界則江會洞庭湖諸水又

東北先臨湘縣西北入漢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

縣也此說甚是但謂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

長沙府醴陵縣之南則謬岳州府在長沙府北少東五

百五十里臨湘縣又在岳州府東北九十里醴陵縣則

在長沙府東南一百九十里不應南北如此倒置此必

一時誤會也江水所至之醴斷在今臨湘縣北境岳州

府秦漢時亦為長沙郡地其處向有醴陵故漢初以為

侯國江水過長沙因其南適有醴陵而云又東至于醴

蓋遙取以為名也蔡氏因馬融王肅以澧為水名而引

充縣之澧水為之證先生又引水經注以澧水與江

無涉可見攷古之勤但先生前云水經注之例凡經水與江

曰過凡注文皆曰逕何以此條所引則又經注混雜不

清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北此

句經文也而以為注又東逕零陽縣南又東過零陽縣

不引卻引注文又東逕零陽縣南又東過零陽縣

唐縣北則改過字為逕字連下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

而俱復詳略失宜似欠該備若胡氏所引水道詳明但所采

取又復詳略失宜似欠該備若胡氏所引水道詳明但所采

向來經注混淆之本固不必置辨其用袁中道說分洞

南江北江以澧水為江之經流亦不過惑于九江即洞

庭之說耳澧水出今湖南又東逕順府桑植縣西北三源會

合于縣東南澧州折南又東逕澧州永定縣南慈利縣

北石門縣南澧州折南又東逕澧州永定縣南慈利縣

東流俱在大江之南大荆江自安鄉縣南入洞庭湖其所

縣北監利縣南屈曲逕岳州府華容縣東北巴陵縣西

世楷堂

北又東北逕臨湘縣西北入漢陽府沔陽州界其所逕流則在澧水之北豈得據水經注江陵縣南有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為南北江二語遂援泔水一條而分大江于澧水以應經文東至于澧哉

過九江至于東陵紫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東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雋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蔡傳不用古義而從會取等妄說以九江為洞庭東陵為巴陵非是詳見荊州及導山又攷水經注湘水北至巴邱山入江一名巴陵郭璞山海經注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

又江賦巴陵地道潛達旁通是也此陵從無東陵之名乃因後世名夷陵為西陵而妄意此為東陵已屬杜撰況巴陵在今岳州府治巴陵縣城內西南隅而洞庭湖即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見元和志若以九江為洞庭東陵為巴陵則二處相去不過數武而已經豈為此數武之遠特下至于二字邪總之一為九江即洞庭之說所惑而諸謬叢生即如荊州之沱鄭以為夏水夏水分江于華容其南即北江之會洞庭者今以洞庭為九江若從鄭則東別為沱之下即當言過九江而東至于澧一句便無處著落于是不得不遷沱于西而以夷水當

之無如夷水實出施州蠻境自有山源特下流注江耳
 則又以為建始之北必有古夷水首受江處而今湮塞
 故無攷東至于澧鄭以為澧陵澧陵實在洞庭之東今
 以洞庭為九江若從鄭則當先過九江後至于澧顛倒
 不順于是又不得不遷澧于西而以澧州之水當之無
 如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首末皆與大江無涉則又
 以為江陵虎渡口下必有南江通澧故道古大江經流
 行之因陵谷變遷故遺迹無存至于東陵班固酈道元
 皆云在廬江郡此說原與九江在江北尋陽之說相為
 表裏今既不從尋陽之說自不便又從廬江東陵之說

于是欲使東陵與洞庭附近則又不得不遷之于西而
 以巴陵當之無如江夏本有西陵不便使東陵反處西
 陵之西則又強夷陵與巴陵相對以為東西而不知巴
 陵直逼洞庭湖岸一過一至二者分之實無可分則其
 說已窮矣惟其一為九江即洞庭之說所牽掣而展轉
 迷惑遂使經文諸地名膠束于荊州岳州二府境內左
 碑石磕無可頓放俗學之亂經如此
晉卞壺傳蘇峻至東陵口壺與戰于陵西成帝紀作西陵通鑑晉咸和三年蘇峻率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胡三省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二十里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即東陵口也南史宋武帝紀桓元聞皇甫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此別一東陵在漢丹陽郡內與禹貢無涉鶴壽案水經云江水又東過下雒縣北刊水從

東陵西南注之下雒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興國州東
 南一百四十里居大江之南其東與江西九江府瑞昌
 縣接界又東為德化縣即九江入江處也東陵在今安
 徽安慶府境漢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
 注云灌水道源廬江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大蘇山今河
 光州固始縣南一百五十里有大蘇山然則山之左右
 即是東陵其南為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其東與安慶府
 太湖縣接界但東陵不在黃梅縣境而在太湖縣境且
 東陵不偏于大蘇山之西而偏于大蘇山之東何以知
 之禹貢稱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者湖漢九水彙于彭
 蠡東北流至德化縣東入江自黃州府廣濟縣南
 武昌府興國州東北流逕黃梅縣南德化縣北即所謂
 過九江也若在黃梅縣境則過九江即是至東陵矣何
 必更書至于東陵乎唯其在黃梅之東與九江入江處
 並非南北對岸故稱至于東陵耳江水所逕者宿松而
 東陵在太湖縣境則居宿松之北去江甚遠所謂至者
 不過遙取東陵以為標目並非江水經由其地此正與
 東陵于醴同一書法至先生所引晉卞壺與蘇峻戰于
 東陵之西北則在今安徽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去太
 湖縣之東陵四百餘里江水自過東陵之後又東北逕

彭蠡

揚州彭蠡既豬鄭云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
 案鄭引地理志前續二志皆同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
 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蔡傳引地志彭澤
 西誤作東又云彭蠡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蔡
 氏時豫章久升為隆興府蔡仍舊名已誤且宋制州必
 兼郡州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饒二州既皆大蔡于洪則
 稱豫章于饒又不稱鄱陽自亂其例尤非

鶴壽案彭蠡湖呂氏春秋所謂禹為彭澤之障乾東土
 是也在今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江府德
 府鄱陽縣西四十里南康府星子縣東五里九江北長
 化縣東南九十里西五里廣四十五里至一百里南北
 而名俗因號在南康府都昌縣者為東鄱湖在南昌府
 南昌縣者為西鄱湖又隨地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
 接南昌縣界者曰宮湖又隨地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
 廟號曰宮亭湖故曰彭湖亦有宮亭之稱其在都昌縣
 南者曰揚瀾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
 因名元和郡縣志云揚瀾湖是也其在饒州府餘干縣
 西者曰石湖通典云鄱陽郡西百七十里至鄱陽湖
 也輿程記云自湖口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
 百二十里又二百五十一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渡湖
 抵饒州凡三百七十里鄱陽山東南去鄱陽縣百五十
 里漢為歷陵縣地湖中又有康郎山在餘干縣北八十
 里為風帆之表幟大孤山在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星
 子縣分界水經注云有孤石界立湖中周回一里竦立
 百丈轟然高峻特為瓌異疑為此山顧況詩曰大孤山

盡小孤出蓋九江府彭澤縣有小孤山與此遙相望也
 彭蠡湖所受凡有九水劉歆謂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是
 也漢志云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雩都
 縣湖漢水東至彭蠡入江又有廬水南水入大江雩都
 水鄱水皆入湖漢水豫章水出豫章郡南野縣
 水經注則豫章水以今與漢通謂之贛水出豫章郡南
 西一名豫章水以今與漢通謂之贛水出豫章郡南
 縣東流入江西南安府崇義縣界歷上猶縣南康縣
 贛州府贛縣吉安府萬安縣泰安縣廬陵縣吉水縣永
 豐縣臨江府峽江縣新淦縣清江縣南昌府豐城縣至
 南昌縣入彭蠡湖又北歷星子縣都昌縣至德化縣注
 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湖浩蕩無涯霜降水涸則贛川如
 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釋三江云右會
 彭蠡為南江南史王僧辯傳云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
 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曰贛水謂之南江是也

導漢東匯澤為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傳云匯回也水

東回爲彭蠡大澤案鄭云匯回也者說文匚部匯器也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爲匯也漢與江鬪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鬪旣已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已見揚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三江解見揚州及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

傳疏及水經注雖皆誤然彭蠡尚無異說至蔡傳云彭蠡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

湖口皆石山峙

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

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褚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之匯而成不惟無仰于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容江漢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旣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以經文攷之則今之彭蠡旣在大江之南于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于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旣在南于經則宜曰

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
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四五月間
大江泛溢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
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湖方五六百里不
應舍此錄彼記小而遺大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
當時龍門九河等處禹親泄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
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洞庭彭蠡閒三苗所
居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
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
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

誤無足怪者王氏充耘駁之曰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
諸水然每當春月江水暴漲其下又束以小孤山水道
狹甚每逆流入湖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
之安仁者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
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攷耳且謂
漢入江已七百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亦膠固
甚矣夫單敘漢水源流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旣云南
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卽江漢共匯可知豈必曰南入
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明白邪又謂彭蠡在
江之南當曰南匯匯旣在南當曰北爲北江其論南北

反戾幾為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折而南與江合仍東流匯為彭蠡又東流為北江入海其東南西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言也若改云南匯彭蠡則南流入江南匯彭蠡之後又當逆流向洞庭而後為南匯澤之後改云北為北江則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而後為北矣王氏此駁甚善蔡傳本之朱子朱子謂彭蠡在江之南以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為瀰漫數百里之大澤此數語正深得經文匯字之意乃因此而疑彭蠡非江漢所豬欲從鄭樵以經文東

匯澤以下十三字為衍文自生膠葛且鄭樵妄人何足據蔡傳披拾朱子疑經之語而杜撰一段謂禹遣官屬往視官屬誤比彭蠡于巢湖以此誑報遂致誤書此則鑿空妄語幾于侮聖言矣

澤也然經文不言震澤尚得指別處言之至導漢則明言東匯澤為彭蠡矣蔡氏欲援巢湖以當之巢湖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西十五里界廬江舒城二縣境周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納諸水以注大江蔡氏徒聞巢湖之名而不思漢水入江之後乃折而南至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以南匯為彭蠡湖其流自北而南朱子謂地勢北高而南下漢水為江水所過因卻而為數百里之大澤是也若使漢水已至廬州府無為州之東乃折而西至巢縣以西匯為巢湖其流自東而西此則必無之事至謂禹未嘗親至彭蠡所遣官屬奉命豈有如此之餽塗又謂三苗負固官屬不取深入更不成說如

交趾

漢封吳芮為長沙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為南越王割長沙三郡封之武帝元鼎六年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豐中置儋耳珠厓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

漢地理志武帝南置

交趾師古曰胡廣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蓋漢分十三郡梁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及交趾朔方二刺史也後改為交州則在建安八年班固作志時交趾尚未為州乃于武帝所置七郡並云屬交州蓋刺史雖別于諸州而交趾之稱交州自古已然今漢書于九真下無屬交州字蓋誤也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并珠厓元帝初元三年又置珠厓後漢馬援平定交郡婦人微側反于麓冷始立城郭置井

邑順帝永和

今本九年按永和無九年

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

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

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

續漢郡國志云

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郡七即武帝置縣微有并省劉昭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羸樓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沈約宋書州郡志云漢武帝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建安八年改交州治蒼梧廣信縣按交趾自建安十五年宋書作十六年亦誤吳黃武

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

三郡立廣州

宋州郡志廣州治番禹交州還治龍編

孫皓立新昌武平九

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

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平吳後省珠厓入合浦

交州統郡七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并孫皓三郡為七南海蒼梧鬱林入廣州

宋州郡志

交州刺史領郡八

交趾九真日南合浦漢舊郡武平九德孫皓分復出義昌云宋末立宋平

云分日南立而無新昌此志敘次不明隋郡一百九十

故建置沿革甚屬茫昧今刻訛舛尤多

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漢武所置七郡皆為揚州地

唐分天下為十五道而嶺南道並置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日南九真諸郡其交趾即安南都護府新唐書志武

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調露元年曰安南都護府是也

交趾之名最古所該最廣故漢武七郡統于交趾刺史

其地原可單稱交故漢立交州即取堯典以命名今廣

東廣西二省雲南之臨安澂江廣南景東廣西諸府州

及安南國皆其地

鶴壽案書稱申命義叔宅南交史記索隱云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

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五帝紀稱顓頊

高陽氏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莫不砥屬交趾即今

安南國也周為越裳氏地秦始皇初并百粵置桂林南

海象郡其後為南海尉趙佗竊據漢元鼎中討平之置

日南等九郡後漢光武時徵側徵貳反遣馬援討平之

界以銅柱置交州領交趾等七郡吳分立廣州增九德

等三郡梁陳于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都督府為

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

改鎮南都護府大祿間復曰安南後梁時土豪曲承美

專有其地南漢置交趾節度使既而部內大亂推丁部

領為州帥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

三傳為黎恒所篡黎氏三傳為李公蘊所篡隆興二年

遣使入貢封安南國王安南國名自此始先生所述交
 趾廢置蓋兼南越之地言之然謂今廣東廣西二省雲
 南之臨安潯江廣南景東廣西諸府州皆其地則不盡
 然也廣東之南雄府漢為豫章郡地連州秦為長沙郡
 地廣西之泗城府鎮安府古為百粵蠻地雲南之臨安
 府廣南府漢為牂牁郡地潯江府漢為益州郡地景東
 廳漢為益州郡徽外地廣西州漢為益州牂牁二郡地
 與交趾何涉劉昭郡國志注所引交廣春秋見于水經
 浪水注者尤詳斤員水注云廣州晉興
 郡太康中分鬱林置先生亦未之及

崇山

舜典放驩兜于崇山馬融注崇山南裔也其地則不可
 的知按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
 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唐澧陽西有慈利縣宋時山在縣
 內元升為慈利州路史以為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

圖經合之寰宇記竝以驩州為放所頗疑其去崇山太
 遠後揚慎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崇山至
 越常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
 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常陰西從
 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佺期又
 有移驩州廨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以此證驩
 州為驩兜所放之地愚歷攷地理諸志驩州周為越常
 氏地秦為象郡地漢置九真郡治胥浦莽曰驩成其屬
 縣有咸驩後漢因之吳分九真地置九德郡治九德晉
 因之咸驩屬焉宋九德太守治浦陽九德咸驩竝屬南

齊還治九德咸驪仍屬梁改為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
 為驪州煬帝改為日南郡俱治九德咸驪屬如故唐初
 因之武德五年以咸驪為驪州八年改日南郡為德州
 貞觀元年又改為驪州日南郡竝仍治九德改咸驪之
 驪州為演州十六年州廢以其地置懷驪縣仍屬驪州
 然則莽以胥浦為驪成不因驪兜之放也隋以德州為
 驪州在分立九德後甚久與九真所治胥浦會名驪成
 者本非一處亦非襲莽之名也閻氏云因莽之名誤至咸驪本漢
 舊縣其名亦與驪兜無涉武德亦名驪州與開皇之驪
 州又非一處佺期長流在張易之敗後是貞觀驪州日

南郡非咸驪之驪州也然諸志皆不云其地有崇山若
 澧陽漢為零陵屬武陵吳置天門郡領澧陽宋齊因之
 隋改為澧州治澧陽唐為澧州澧陽郡亦不言有崇山
 是唐以前諸志驪州澧陽兩處皆無崇山但佺期及羅
 泌所引圖經固有之且佺期親至其地以目驗而知頗
 為有據其地與交趾東京祇隔一水宋元竝屬安南明
 初嘗為又安府後復委之安南迤西接占城林邑曼障
 連縣以當崇山固無不可此地本南交之境命羲仲猶
 度南交放罪人何嫌太遠若澧陽崇山其說始于杜氏
 別無他據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

藏板

東所屬永定衛故武陵充縣地也地理今釋云在今湖
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戴震云今湖南澧州西一百六
十里為慈利縣明設永定衛在縣西一百八十里今改
為永定縣屬澧州故充縣城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
然則府志言在縣南者誤也南當作西澧州舊屬岳州府此因
杜氏增演之未可信且象封有庫在道永二州間今為
零陵縣澧陽反在其北千餘里得毋太近耶崇山究以
在驩州者為是薛季宣又以崇山在鄂州崇陽縣今屬湖北武昌府更嫌太近鶴壽案據沈
徐期詩敘則崇山在唐之驩州今為安南國地也安南
國治交州即唐都護府治所其地東西一千七百六十
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其北與雲南廣西接壤境內有越
王城古安南都護府古交州愛州驩州演州龍興府天

長府長安府等及馬援所立銅柱存焉但徐期詩敘云
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欹缺藤花明昧合水與藤
花相對先生不應以合字屬上句讀殆偶然筆誤與

蛾術編卷四十六終

世楷堂

州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疏
 云梁州傳言淳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
 肥瘠定貢賦上下王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
 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說地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蛾術編卷四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十一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
 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
 肥瘠定貢賦上下王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
 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疏
 云梁州傳言淳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

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
道也王亦竝不言還都白帝皇甫謐僞孔傳不但與鄭
迥異卽與王亦不同矣治水何等大事其勞已甚舜之
舉禹委任必專乃必令其僕僕道塗每州輒還都白帝
乎水之無疑者可自專也偶遇大疑難必須君臣共商
者自可隨時還都何乃拘定九次入覲乎梁之險阻荆
揚之荒遠亦必還都若是之道長乎其說已不通矣乃
蔡傳云碣石池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
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
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此下引程氏說略

謂冀北境遼濡濤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達
河此下又云碣石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此
條其謬有二一碣石當河口一入河爲貢道也漢志河
入海在渤海章武今滄州也雖據漢時現行之道未見
必非禹迹碣石在今永平府禹河何能繞北千里至高
地入海邪鄭云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境還從山東南
行入河則鄭不以碣石爲河入海之口明甚每州未水
道鄭云巡行觀地僞孔翔爲還都白帝亂經已極宋儒
又誤貢道一說算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各州貢賦皆
以達河爲至誠思三代以上諸侯分土而治各貢天子

豈如後世漕艘轉運舳舻千里者自此說興而每州必推求其入河之道異說紛紛矣滹沱易水皆入河乃云不與河通且云冀北之貢由碣石海運入河是何言與然貢道一說非翔于程蔡首翔者蘇氏軾也或云出自周諤諤字希聖閩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知新會縣著孟子解義禮記說鶴壽案偽孔傳即王肅所造先生謂出皇甫謐者以尚書後案用王傳故也禹貢每州未節水道係是巡行州境竝非還都白帝亦非貢道前已說過鄭注亦可疏通而明證之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者碣石山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禹蓋從昌黎縣北行經盧龍縣遷安縣遵化州西行順天府之薊州平谷縣密雲縣懷柔縣昌平州西行少北經宣化府之延慶州懷來縣宣化縣懷安縣又西行少北經山西北大府之天鎮縣陽高縣大同縣西行經朔平府之左雲縣右玉縣西行少南

經平魯縣又西行少南至寧武府之偏關縣此冀州之北境也鄭所謂盡冀州之境者盡其北境耳若徧巡其四境則自偏關縣而西即當入河而南行不必還從碣石山入河矣北山經云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山在今陽高縣西北邊外東去碣石三百餘里古人言北即兼西北山經所謂又北水行三百里蓋西北行也海內西經云雁門山在西北高柳百里地名至漢以爲縣名故城在今陽高縣西北雁門山更在西北自雁門以東至昌黎自雁門以西至偏關禹必巡行之者凡所治州皆各巡其一而大約貢賦易定之處當治水時已有成見其一時未易定者則于治水既畢復巡行之冀州北境地近邊塞或賦或否當更酌定焉鄭云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者禹時河入海處在碣石以東今之勃海自昌黎縣以南至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以東千餘里西抵天津武定二府之東四百餘里皆平地耳故北山經云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言東即兼南蓋東南流入逆河也禹治冀州既畢巡行之後將治沈州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以達于沈也若論入河之水則在冀州東北境者滹沱河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之泰戲山西南流迤縣南

代州南崞縣東又東南直隸忻州北定襄縣東北代州五
臺縣南平定州孟縣北直隸正定府平山縣北又東逕
靈壽縣南正定縣北藁城縣北無極縣北此河之上流
也下流今已遷徙若其故道則自無極縣而東又逕定
州深澤縣南保定府鹿泉縣北深州安平縣南深州北
又東北逕饒陽縣西保定府博野縣東南高陽縣東河
開府任邱縣北順天府大城縣西文安縣西北至東安
縣東南與桑乾河合又東至天津府天津縣西北入河漢
時河已東徙故漢志云代郡鹵城縣蓆沱河東至參戶
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若禹時則入海也今據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各條攷其源委如此其他分
支別出則係後世之遷流爾易水出今易州西北易入
濡南易入涑班固曰涑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
范陽入濡亦入涑又曰代郡廣昌
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是也

兗州末節水道

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漯當作濕鄭云地理志漯水出

東郡東武陽案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貢漯水東北
至于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但云東郡東武
陽溼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故
城在今縣西水經注無溼水惟河水注云河水又東北
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溼水出上承河水于武
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北注東北逕陽平
縣之岡城西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
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
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
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承聊城郭水自城東北出逕清

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北又東北出
 高唐注溼水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溼水
 又東北逕瑗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
 溼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
 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
 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
 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
 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
 于海以今輿地言之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
 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

古溼水所經也

鶴壽案溼說文解字作濕濕水字應如
 此古燥濕之濕作溼溼水之溼作濕今

借濕作溼而別溼以爲水名非也但經史濕溼二字混
 用已久不但史記夏本紀班氏地理志所引浮于沛濕
 俱誤作溼漢功臣表有濕陰戾而地理志霍去病傳王
 莽傳則俱作溼陰矣水經注引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
 所經而地理志并作溼矣水經注引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
 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南有大阪曰溼河陂當是舊址
 依水經注所敘溼水源委言之東武陽縣在今東昌府
 莘縣東南陽平縣今莘縣兩城在莘縣西南華道城在
 莘縣西樂平縣今莘縣兩城在莘縣西南華道城在
 清河縣即今清平縣今堂邑縣地即聊城縣地
 唐縣皆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境即今博平縣地
 著縣即今濟陽縣地東朝陽縣即今章邱縣地
 即今鄒平縣地建信縣千乘縣皆在今青州府高苑縣
 境自濟陽以下今爲大清河入海之道蓋即溼水下流
 耳

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

水滸悍數為敗迺廝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廝作醜

孟康云醜分也

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

其一則濕

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酈道元亦云二渠引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然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為盈涸非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濟濕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然則濕入海處後魏時雖

已輟流故道尚存未嘗為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醜二渠一為濕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程大昌謂濕受河于武陽此漢河非禹河蔡沈急取而登之集傳但云程氏亦不能明言濕河所在未詳其地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為故濕小清河為故涕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欲說禹貢自應以鄭注漢志為正如大昌說東武陽之濕非禹迹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孟康皆非而大昌獨是邪元人陳師凱欲護

蔡傳乃云程意非指濕為漢河蓋言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濕水仍以東武陽為是此說乃因程妄駁蔡妄採而圓其說其義亦尚可乃又云當河未徙之前濕受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也近儒遂據師凱說為定而云濕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正師凱所謂在武陽以北也以水經注所敘濕水原委歷歷次之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在今清豐縣西境又東北為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

鐵邱南在今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在今觀城縣西又東逕郵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郵城故城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益與津相近以上所敘皆古濕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濕川至長壽津始與濕別其津以西濕水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

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
 津以東水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濕水一出武
 陽再出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果如其說則是班固誤
 以後世改流指為禹所治濕水康成誤援以解禹貢孟
 康誤注惟師凱為可信矣攷水經注自河水東逕成皋
 大伾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
 胥口在今滑縣西南滑臺城東北過黎陽縣南此鄭康成以為
 北過泒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涼城縣伍子胥廟以
 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之故瀆出
 焉即引溝洫志二渠一為濕川一為北瀆王莽時空云

云然則酈道元亦以長壽津之西為河不以為濕故瀆
 河徙而行其中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于大陸播為九
 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西皆河水非濕水甚明而乃
 因師凱說強指為濕水不但輕蔑鄭注妄駁班志而且
 深誣酈氏矣水經又敘河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
 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邱濮陽縣衛國縣鄆城縣
 范縣之秦亭西及委粟津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瀆又
 敘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為
 濕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有
 漯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漯水受河為禹所治蓋河

經流自是王莽河

此始據史記鄭則云屯氏河詳導河

澤是河支流委粟

以下自是禹所疏濬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伾

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何得

強指委粟以上皆為濕水而駁班志以東武陽濕水出

禹治者為誤邪

鶴壽案禹貢導河北高地過降水太史公謂

一為漂川一出貝邱鄆道元謂一則漂川今所流也一

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為王莽河降水出今河南衛

輝府輝縣至濬縣入河即淇水也所為二渠載之高地

實為治河上策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宋元祐初蘇

轍上疏云黃河之性急則流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

急之執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

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河欲東出

故禹于其下流分漂川以殺其勢耳及周之衰王政不

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已利于是熒陽下

引河為鴻溝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

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

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宋史

河渠志又載元祐三年王存奏云自古唯河隄決修塞

導河者順水執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隄決修塞

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不盡然者太史公云載之高

河詔書閻百詩謂此有本隨西山東北去又曰使

地乎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又曰使

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杜佑曰西山

則太行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散漫無力許載一以行方

踵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隄高數丈播爲九以趨于

勃頡而策河折而向東北以至大陸復播爲九以趨于

非禹作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推禹故道其水執出大

任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樂史謂即枉人山要之東則大

任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樂史謂即枉人山要之東則大

今案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海西薄大山東

薄金隄執不能遠汎濫此即厥爲二渠載之高地之說

也大河舊在濬縣城南一里其南岸即滑縣之高其間

北曰黎陽南曰白馬津自昔津濟之要今已變爲平

陸漢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唐元和八年河溢瓠子

我行編

卷四十一

世楷堂

東汎滑距城十二里鄭滑帥薛平魏博帥田宏正共發卒鑿黎陽山東復入故瀆開成三年河決浸滑州外城乾寧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石晉天福五年滑州河決九年又決侵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漢乾祐元年河決滑州之魚池店周廣順一年河決滑州靈河諸處命王浚修塞之三年義成帥白重贊奏塞決河宋乾德四年滑州河決壞靈河大隄太平興國三年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九年又決滑州之房利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旁又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詔發丁夫塞治之四年河復決于天臺山矣聖五年塞河成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于澶州矣所以然者地勢北高南下河至此本有欲出之執既不分疏又不載之高地無怪其橫決也

鄭注以為禹巡行州境則泆漯不必相通浮泆漯亦不

必入河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泆漯今泆漯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沈泆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為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泆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沈泆自温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漯至温而入河誤案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執以言泆漯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言浮于泆漯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近儒謂疏云從漯入泆自泆入河真不可解禹時泆漯未為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泆入漯由漯入河安有反從漯入泆者此駁亦是乃又宛轉推求因水經有四瀆津

在漢臨邑縣故城東北在今在平縣東河于此東分沛亦曰沛

受河自河入沛自沛入淮自淮達江故有四瀆之名且

無論此河非禹大伾降水以下之河此江淮相通自是

春秋末年事而生于元明以後孰為沛孰為濳已皆不

可尋乃復據此遂謂酈氏時沛濳相隔故云河分沛又

云沛受河在禹時則必是濳分沛或沛受濳遂指此為

禹時沛濳相通之道未免節外生枝

徐州末節水道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作荷傳寫之譌自唐石經

及各種注疏并史記漢書皆作河此節鄭馬注皆已又

無傳無疏于是蔡氏奮筆為解云許慎曰汧水受陳畱

浚儀陰溝至蒙為濳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

河者以濳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

水至大野而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愚謂濳汧汧一也起自周衰三代盛時且無何況唐虞

蔡于沈州濳沮惑于郭璞已援許慎河濳混亂之至此

州淮泗達河茫不知其為誤字復援河濳混亂之此經

每州未皆記禹巡行州境徐州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

荷則徧荷本澤名沛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

為豫東北徐西北境導沈水之東至于荷主澤言即豫

州之荷澤也此達于荷則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之支流也水經敘泗水源出魯卞縣北山敘至下流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至淮陰入淮此禹浮淮達泗之道敘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東南流者至方與爲荷水荷水又東從湖陵入泗卽禹浮泗達河之道荷卽沛也達于荷則達于沛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荷不必定達于沛也沛且不必達沅河乎自僞孔勗云還都宋儒又云貢道遂爲沅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爲歸宿無柰沛自陶邱以西禹特別無達河之道于是東坡蘇氏曲爲之說

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河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案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漢楚分裂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渠上下百餘里閒雖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

汴沂江而上振旅還都濟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
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
見秦漢魏晉皆有此道非煬帝剏開也吳王夫差闕溝
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故
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
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
水之類自禹有之明矣黃氏公紹誤韻會辨之曰爲禹
迹今案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
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
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

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則非河明矣如字
之音誤也不然古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又焉得指
後代所引入者而蒙以禹之迹邪案黃氏駁蘇氏甚是
今攷導水涕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邱而荷而汶而
海此禹時之涕瀆發源注海者也抑所謂出河之涕不
與河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
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涕汝淮
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
河水東過滎陽縣滾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涕水分流漢
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涕東南流者此又自是之

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注所謂滎波河
沛往復逕通者也史記明言自是之後則非禹迹可知
夫曰鴻溝曰官渡曰滾蕩一也曰泌曰汜曰澠曰汴一
也二者皆由淮泗入河蓋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
泗而往乃有兩道或由澠以達河澠出于河而入于泗
者也或由沛以達河沛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蘇氏所
引二條一見晉書王濬傳杜預與書云云此由淮而泗
由泗而汴由汴而河西道也一高帝紀文穎注本出河
渠書溝洫志同云云此由淮而泗而沛由沛而河
東道也雖本一道而自分東西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

之地南有鴻溝則東道戰國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晉楚
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汜水爾雅水自河出爲澠澠本汜
水則西道春秋爾雅前有之然皆非禹時所有也莫不
善于酈注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乎又
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
謂禹時已有乎據河渠書自是之後四字則淮泗達河
斷非禹迹矣蔡氏引許慎汜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
爲澠東入于泗而謂淮泗之達河以澠至于泗也案水
經陰溝出滾蕩渠東南至下邳入淮陰溝卽汜澠汴據
水經則入淮不入泗而說文言入泗者淮通泗泗通汴

故言入淮可言入泗亦可此卽西道起于周代說文何嘗指爲禹迹胡先生渭據閻若璩說痛駁蘇蔡但因礙于貢道之說謂由沛達河莫知其所經終無以破千古之疑是當由沛濼之間求之蓋沈青徐揚皆由沛入濼以達河而宋儒誤謂沛濼無相通之處則浮沛者沂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易惑人也誠知沈州所謂浮于沛者乃至荷會汶之沛而非陶邱滎澤之沛則沛之所以通河者濼也非鴻溝官渡沛水也徐州貢道自當作達于荷矣愚謂沈州未并言浮于沛濼則禹時二水或可相通但數千載前旣無

確據何由推得胡先生于兗州未誤據酈注四瀆津一條爲沛濼通處于徐州未卽援以爲據是以已之謬證其謬也蔡氏又引許慎泗受沛水東入淮遂言泗水至大野而合沛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案許氏以荷爲沛蔡氏不知而謬據其說乃妄謂泗從大野合沛將謂徐州貢物逕從泗水揚帆而絕大野以入沛邪何承天雖有大野通泗連沛之文不過以荷泗合流名黃水口而黃水亦通鉅野故耳豈得遂作通行道邪其下忽接以泗之上源通河則是鴻溝爲禹迹之謬說與大野何關數語之內自相違反其誤不可勝言

鶴壽案漢地理

志云濟陰郡定陶縣禹貢荷澤在定陶東荷澤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南三十里此豫州水也禹貢導沔水又東會于荷亦指此地地理志又云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荷水在南北此徐州水也尚書梅賾本作河後人誤以此為貢道今案湖陵故城在今濟寧州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河水安得至此班固不但言荷水在南而必舉禹貢文者明其非豫州之荷澤及導沔水之會于荷也水經沛水篇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其一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為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此即禹巡行州境浮泗達荷之道以其為荷澤之支流故謂之荷水也乘氏在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昌邑在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金鄉後漢分昌邑縣置在今濟寧州西南一百里東緡在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方與在今魚臺縣北湖陸即湖陵王莽改曰湖陸以上諸縣皆巡行徐州時所經也若鴻溝之開始于徐偃王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温送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鶡倉獵于水側

得棄卵銜以歸孤獨母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鬪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據此知鴻溝為徐偃王所開鄆道元于水經濟水注已引之矣而乃謂禹于榮陽下引河不亦謬乎

揚州末節水道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鄭云沿順水行也傳云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案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還都白帝矣不然荆可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江而陸行以逾淮禹陸

載車泥蹈堯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
 逸遠從大海而逆上邪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
 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即朱方江口入吳
 之道亦未有見十七史商榷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
 淮自淮入泗然後巡行州境徧也禹之所以如此取道
 其意本為徧巡州境非為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
 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哀九年吳穿邗溝通江淮以
 為運糧之道至十三年會晉黃池國語稱其沿江沂淮
 仍是沿江入海自海入淮因邗溝但通糧道未勝戰艦
 故也國語又稱夫差為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沂西屬
 沛以會齊商即宋入淮雖由海及至淮上則又別

為開鑿罷民久至此宜其亡乃蘇氏軾林氏之奇以九
 年溝通江淮十三年闕溝深水誤合為一事案此一自
 江入淮一自淮入沂入沛本二役亦二地王氏應麟辨之孟子排淮泗注之江朱子
 謂其但取字數足以對偶非水路之實不必強說因力
 辨沈括據李翱南來錄強說淮泗入江為禹迹之謬鄭
 樵以孟子誤將夫差所通為禹迹其謬更不必言直至
 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
 子入江三百餘里濶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
 孟子言至此乃驗以上所敘通江淮始末闕先生若璩
 胡先生渭為詳著之予復申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
 禹所以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故亦明但胡先生仍

用貢道之說謂禹欲揚州貢物具舟悉運至都遂曲意
 揣測當日貢舟必自今日之常熟縣北大江順流下至
 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皋興
 化鹽城山陽縣東西入淮口沂流上歷安東縣南山陽
 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為黃河
 所此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然後由泗入荷由荷
 入沛由沛入漯由漯入河果如此則迂回汎海幾及千
 里元人海運禹貢先為作俑也且鄭以沿為順水行傳
 云順流而下如胡先生說于江順流只數十里于海皆
 沂流逆流恐未可名為沿也鶴壽案全謝山經史問答曰史記河渠書稱于楚東

方則通溝江之關是乃吳事何以屬楚曰水經注觀
 水篇觀水合泚水無水篇無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
 水合澧水以淮是皆淮之屬也乃泚水篇泚水又合
 堵水又合觀水無水以入清水堵清二水則皆漢之屬
 也蓋南陽之地淮漢並行其水已有互相出入者皆在
 新野義陽一帶江淮未會而淮漢已通非楚人通之而
 誰今案觀水無水等篇竝無其文全氏不知從何處拾來

蟬術編卷四十七終

